遊踪

贈給「四一」圖書館以作紀念

樊全寫

一九四九、七、五

下

四川圖書館 存



遊蹤

「四一」圖 敬贈

一九五〇、十二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



弁言

在交通比較發達的國家，一般人多以旅行爲樂事，在中國則有『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難』之概，所以對國內的遊歷觀察，常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惟其如此，所以關於國內各處風俗人情山川名勝的記述，尤其值得我們的注意．其實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就是遊歷過觀察過的人，對於別人考察所得的結果，也可資借鏡或參證．這本書是彙集生活週刊中關於此類特有精彩的材料，以供未遊者及已遊者的賞鑒．

韜奮誌於生活週刊社．廿一，十一，卅．

目錄

樊迪文的游華感想錄……一
春游雜記……一三
武村之遊……一七
浙游漫紀……二一
三十小時之游歷……二七
觀潮中觀人……三三
第一次經驗……三七
舟山航游……四一
普陀之行……四四

談談普陀……四九
長江之游……五四
赴漢途中雜感……六一
關心……六六
萬里行程……七三
由上海到香港……七九
游廣州……八三
謁中山先生故居記……九〇
從洛陽來……九六
潼西道上……一〇三
南游印象……一〇七
從北京到大同……一一三

萍蹤寄語……一二六
南滿路上新見識……一四四
東北之行……一四七
北游餘影……一五六



樊金通 于我参加
革命工作以前



樊迪文的游華感想錄

寄寒摘譯

譯自比國民報，一九三〇年十月六日自上海發，十月二十六日揭載。

(一)上海的繁華

歐人想像中往往錯認像中國這地方，連年不息的內戰，結果必與大戰後歐洲瘡痍滿目一樣，其實大謬不然。

當然，可憐的老百姓死心塌地受軍閥們蹂躪，非常痛苦。祗須一翻法文中國國民雜誌的各省通信，就可以知道有許多省份的慘象了。但若東北方面除了一小部份地方受着水災影響外，大體上還算太平。據一九三〇年七月出版的美國勞工部發行的勞工月刊所載夏威夷大學教授 Ta Chen 君對於中國內戰時期勞工情形

的報告，『這些內戰往往僅爲正反兩面軍人的爭執，而與人民的核心是風馬牛不相關的。民衆依舊天天照常辦事，工廠，工場，商店，除了戰區以外，依舊在那裏經營活動……』（譯者按，這是樊氏皮相之談，彼以上海表面繁華爲觀點，殊不知上海之繁華適爲內戰之結果，熟悉國事者，類能道之。）

從繁華方面觀察，新中國的發軔莫過於上海了。在一八四五年時上海祇是一個三等小縣，自從開放英法租界以來，在恩威，漢堡，洛得丹以後，就要輪到上海，上海已經列爲世界第六大商埠。人口之增加至速，已快要到三百萬。凡曾看過著名影片 Cosmoplir 的人都深信像上海那樣豪富與貧困，相映而成矛盾的印象，實爲世界各地所無。

這些情形歐人都很熟悉，但有一件重要事實，卽華人方面對於上海驚異的發展實占有重要地位，此則歐人所鮮知。

近年來顯明的事實，就是中國已在租界範圍裏恢復其經濟勢力。就『大上海

」而論，法租界與英美所占之公共租界大部份都是建築區．這些區域內之人口，總計祇有日人一萬五千，歐人一萬五千，白俄一萬五千．這班白俄自革命以來，流亡中國，與其他歐人有天壤之別，竟與華人競爭，做那街販小生意的可憐蟲．（為什麼歐人不該與華人同等？）大家一定以為外人在上海之總數較諸華人三百萬，相差雖如此之鉅，但占有財富之大部份，工商業之投資多數為外人所有，所以浩浩蕩蕩的英法美各國的軍艦，可不顧華人的盛怒，始終停在黃浦碼頭的前面，目的在保護這些豪富而與窮苦無告的中國平民作對！但這種歐洲方面的論調已漸漸與事實不符了．有一位地產公司方面的職員對吾說，現在租界上的不動產，百分之九十均在華人之手．

近年來西人，尤其是日人，利用中國的勞工，創辦了許多工廠，但純粹華人自己經營的工廠數比例增加，非常迅速，而勞工情形，又非常黑暗．南京政府要人中多數是孫逸仙的嫡親家屬，如果仍欲服從民生主義的話，那末實實在在，不

騙人，不空洞的勞工法規如保護幼童勞工之類是急不容緩的了．但這是閒話，尤其是公共租界上日本人所經營的工廠，對於此項法規的施行必定設法作梗的．

吾現在所要注意的事實，就是發展程度尚在幼稚時代的工業姑置不論，至少就幾項商業而言，不論大小商業，以前華人處處落後，現在都進於主人地位了．一九二五年的時候，孫先生還說中國沒有富人，中國人祗有大貧小貧之分．就全中國而言，這觀察是對的．但至少在上海，假使我們到百貨商店裏去買東西，在法租界看到華人中的闊老，在商會裏看到眉花眼笑的大腹賈，身穿着綢緞袍子，大多數一口流利的英語，講得和美國人一模一樣，而其做生意的手腕，膽大心細，絲毫不讓人的情景，我們就應想到資本主義在現代中國已漸漸非『洋鬼子』所能獨占了．

(二)南京三日記

吾和南京領袖人物間政治意味的談話，當然是題中應有之事·就大體而言，南京的黨國要人所給吾的印象，可得而言者，就是蔣介石的周圍，的確有幾位非常聰明的人物，穩健派居多，對革命亦尙忠實，對三民主義當然還是服從，惟對主義的解釋，略偏重於國權的收回，似乎有心要延長爲民主準備的訓政時期，尤其是堅執卽在工業化中的大城市裏，也沒有階級衝突，從而認爲在國民黨範圍以外，決無獨立的社會主義勞工黨成立的理由·擁護這主張的人首推胡漢民先生·胡先生不僅是立法院院長，也是國民黨右翼的領袖，他多年老朋友汪精衛的勁敵·總之，胡先生不愧是一位理論家，學者，黨中思想的主腦·

我們在立法院，他所占有的簡樸的寓所見到他，他又樸素，又爽直，一望而知他，除了他思想學說以外，絕不驚其他的，在他謙讓有節，彬彬有禮之中，似乎隱藏着一把議論又緻細，又銳利的劍刃·

我們一見面，就免除中國向來的那副寒暄客套，劈頭就談時局，談左派人物

，談汪精衞，談國民黨切齒痛恨的小黑孤陳公博。

但吾們聽了北平方面的說法，又聽了胡先生所談，就立刻感覺不論左派也罷，右派也罷，其所持攻擊敵人的理由，都未見得充分。

吾們在北平方面所聽到的是：『我們與右派決裂，與閻馮聯合，因爲我們當務之急，是在打倒蔣介石的獨裁，是在打倒這中國的墨索里尼。』

其實吾很誠懇的相信胡漢民先生的話，吾認爲很有理由。他說中國永不致布爾札維克化，也永不致汎繫化，任何軍事的獨裁，即就國民黨最穩健的份子看來，也要加以堅決的反對的。

照吾看來，胡漢民先生旣不喜歡第三國際，也不喜歡第二國際。吾對於國民政府處置少數社會民生主義者的態度加以不滿，他毫無疑慮地答覆我：『吾們對於社會主義者的待遇，決不能異於共產黨，或國家主義派。國民黨是國民的黨，決不能在自身的旁邊，容納其他任何黨派的合法地位的。』（譯者按，胡漢民氏

政見坦白，態度磊落，與樊氏針鋒相對，樊氏所記字裏行間，對胡氏又敬又畏．究竟學者式的政家與商人式的政家迥然不同，舖張諂媚，大可不必，樊氏究竟是一位脚色，上海人所謂『有路道』，非『肉眼不識泰山』之流也！）

十月十日國慶日那天，據報告蔣總司令從前線乘飛機趕到，擬於上午十一時在國府接見外賓．

路易十四每埋怨人家來遲，致勞其等候．吾則承認吾自己確須中華民國主席多等候了足足三刻鐘．晨起氣候清朗，南京四邊，風景佳勝，人家忘記對吾報告蔣主席有意在正式接見外賓之前，先與吾相見，吾對於遠東那種有趣的不正確的習慣已經司空見慣，總之，吾雖是個最守時間的人，但這回吾憑良心說蒞國府時，已在接見外賓快要散場的時候了．

(二)異乎尋常的歡迎

吾們在南京稍事勾留，並在杭州度星期末後，又回到上海了。杭州是素以富庶稱世的浙江省會，有人口五十萬，但恐坟墓還多於居民，因爲全中國人民都守着營葬的遺風。吾們天天可以看到從上海至杭州的河道裏，無數帆篷船滿載着五顏六色的棺材運往聖地的杭州。自然，祇有富人能享此奢侈。若窮人死了是可以隨便埋葬的。像上海那樣大都會，到現在才開始創辦公墓。但在族祠旁邊，個人營墓的風俗至今還牢守着。而且還有一件非常凄慘的事，駐滬法總領事高克林君對吾們說，上海有專任收埋路上小孩屍體的團體，本年度上半年六個月中，在『大上海』的街沿，總計拾到孩童屍體達一萬九千具，都因父母沒錢買棺材而棄屍於途的！（譯者按，請上海市社會局注意法總領的統計報告，並沒錢買棺材之說是否正確）。

我們來華以後所看到的驚奇事實至多。但再沒有像杭州所遇那樣的奇怪了。我們在杭州車站上，看到滿站交叉着比國國旗與國民黨黨旗，並聽到軍樂隊奏着

比國國歌！……竟看到一切公共機關；或官場汽車的前面都交叉着比國的三色國旗和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國旗；更聽到一位忠實譯員的報告，說是在全杭州的街上都有歡迎旗幟的飄揚，並在設備十分周到的大旅館裏以二百盞中國燈紮成歡迎樊先生的字樣，又有大隊兵士，制服輝皇，旌旗招展，燦爛入目，最奇者，於中比兩國國旗之外，還發現一面金星藍底的剛果旗（譯者按，剛果爲比殖民地，非獨立國家也。又按樊迪文受中央研究院之聘，以私人資格來華，浙省當局竟以幾同外國元首之隆重禮節待之，無怪樊氏要十分驚奇，然而負責籌備歡迎者或仍以籌備周到爲各處冠而揚揚得意也。樊氏究非庸人，決非受人無聊之奉承而即沾沾自喜者。樊氏此段譏嘲，誠滬諺所謂『拍馬屁拍在馬腳上』之明證也。）

我們第一回拜客當然是浙江省政府主席，我們是他的上賓，而這樣異乎尋常的招待，也全靠了他老人家。

截至現時，吾在中國不是往大學校演講，便是在國際俱樂部作茶後的演詞。

這次到杭州確不然，大家要吾對一切民衆講話，說也奇怪，這次在紀念堂的公開演講裏，（譯者按，原文謂『紀念堂鐫着英文 Memorial Hall 字樣，杭州公共機關都鐫着英文』等語，英文旣非中國國語，樊氏觀察此點，可稱無微不至，不知國人對此感想如何。）聽講者達三千人，可稱全杭州的盛事，市長，學校當局，杭州的紳士，大隊的大學生——聞浙江大學有學生一千六百人，穿着夏季制服的營兵，還有小學校的學生，都穿着天藍色的竹布衫，由教員領導，有男的也有女的。

吾所講的三民主義，雖有我們慣常充譯述的楊公達先生那樣漂亮的翻譯，全講堂的人都聽之不甚了了，這是意想中的事。但總理遺像掛在那裏和他處一樣；三色的比國旗，掛在紅色的社會黨旗和青天白日的國民黨旗旁邊；吾心中暗暗的想，至少這些小朋友，奉命出席的可憐蟲，他們懂得這位穿軟呢西裝的西洋人，在軍隊雙重排列像籬笆樣的中間，在高聲舉槍致敬中，踏進了講堂的這個西洋人

，決不是擁護不平等條約，反對三民主義的洋鬼子啊！

……浙江在東北三省以外，要算是中國最太平的省區了．鄉下到處種茶，栽桑和種稻，望起來滿面春風．在古廟的旁邊，矗立着棉織和絲綢工廠的煙囪，一溜溜的黑烟直衝雲霄，然而在這遠東荷蘭（荷蘭以河道多稱世）的河道裏往來的船隻所運的東西，絲綢和茶葉確少於棺材．中國人活時願往外人所開闢的商埠裏發財享福，死後則願棺材營葬西湖邊．綠山之崖，羊腸曲徑，條條都引到坟墓，廢廟……

我們到杭州確是轟轟烈烈．我們離杭時亦然，衛兵腰帶手槍點綴排列在汽車踏步上；又是雙重籬笆樣排列的軍隊，約有一營之數，滿擠在車站上；又是一番比國國歌『白臘旁松』曲，但這一次是另一班軍樂隊，所奏的音調，參着中國式，將比國國歌改頭換面得非常差異．不久，省政府主席也到站了，他與我們同車往上海，準備到南京去出席將開的國民黨中央年會．這次所奏的是中國國歌了，

婉轉愁弱之中帶着激昂之音。此外禮品，一批又一批的禮品，都陸續運來，這是意中事。人家在晨間送禮到旅館裏，上汽車動身時，人家又帶上許多禮品，都是些茶葉，綢緞，浙產水果，杭州著名金底花紋的摺扇等等。市長送禮給我們，張先生送禮給我們，都是以個人名義送的。張先生且以省政府主席名義加送一份。吾們以爲禮收得太多，未免不好意思。然而還不算數，我們剛要動身的時候，忽然看見四個扛夫扛着一隻大箱，上面註着法文的封條『浙江省政府贈娶迪文先生

老實講，吾們心裏正在打算，這許多行李，叫我們如何帶回歐洲。許許多行李已足可裝滿了一部搬場汽車。

春游雜記

三奇

是月也，春遊二字，要算最時髦了，口頭上耳朶裏，常常說着和聽到．可是像我們爲職業所纒繞着的窮書生，終也沒有這淸福．那知事有湊巧，三天的春假，就給我有一個小旅行的機會，這篇春遊雜記，就是我三天內的旅行生活，我因爲所記的，頗多硏究的地方，所以借本刋來發表，和閱者諸君談談．

中國商店服務員，素來多不講禮貌，可是你只要衣服漂亮，外表神氣，他們就會特別的來招呼你．這種惡習氣，我可大膽的說一句，目前鐵路上一部份的侍役，最可以來做一個代表．可惜這種情形，已變做司空見慣，已被一般人認爲當然的了．

五日遊無錫的惠山，那天遊客很多，大概可以分做幾類，旅行的學生，念佛

的善男信女，看熱鬧的鄉人，和一般及時行樂的春遊先生們・男男女女老老小小把一個惠泉山團團圍着・爛漫春光中的郊外生活，確是人生的樂境，也是走到健康之路的一條大道・但是在這遊山玩水的情景中很可看出國人身體不健康的特徵・尤其是女人們的走路，所謂健步如飛登山如履平地一類的小姐太太們恐怕百不得一二呢・

識字讀書先生們的無病呻吟，確是幾千年遺傳下來的產物，你只要到名勝古蹟的地方，就會見着這一類的詩文，把很乾淨的白牆壁都塗滿了，某月某日某人到此游玩這一套鬼話，好像不寫這幾個字，就不是雅人逸士的身分了！可是你要是在這許多地方備就了紙筆專為一般游人題寫，大家又要客氣起來不願發表了・國人的心理，喜歡隨便，因此缺乏秩序・這件事情雖小，但是要想改變這種心理，恐非幾十年教育的力量不為功・我見了惠山寺壁上的題詩，所以想到這一層，但是回頭就看見一位先生指導一個旅行的學生在那壁上題字，照此看來，教育改

造社會的希望，恐怕還在理論時期罷！

六日偕內子及親戚們遊公園，時正百花怒放，鮮豔奪目，往來遊人，以青年占多數，婦女次之。園中除了花木亭台外有影戲院籃球場及菜館酒肆。公園中附設籃球塲，意甚美滿，可惜到場運動者寥寥無幾，即此寥寥三五人皆學校學生，其不能引起民衆運動興趣明甚，是誠一大問題！回觀茶肆中滿座嘉賓，少長咸集，國人中有以吃茶爲唯一消遣法，能在茶館中鎮日的坐着，不生厭倦。這種茶館清談的風氣，已屬司空見慣，隨處可見到，要是把一個人生的吃茶時間和他的耗費，用之於一件正當事業，一定有相當的成績可見。這樣說法，那末在國內許多茶客中，至少有產生幾個科學家實業家和各種學術家的可能。最可惜的就是沒有人作這樣想法，也從沒有人積了一世的茶客經驗，却發見了什麼吃茶的學理出來，一般吃茶朋友，以爲如何？

接着往遊蠡園梅園及黿頭渚，均爲錫地名勝。三處俱係私人建設。登黿頭渚

俯瞰太湖，濤聲入耳如作樂然，以雄偉奇險勝。聞國府正在計劃築環湖馬路，並開闢太湖公園。記者深望其早日實現，俾江浙民衆早得此大規模之天然公園。

在錫盤桓數日，從各方面觀察，頗有以無錫比諸近代之日本。友人告記者京滬綫上之巴黎爲蘇州，紐約爲上海，如此說來，京滬綫上之日本，當然屬之無錫了。語雖滑稽，亦大足令人深思也。

武村之遊

秦翰才

余夙好鄉村生活，比來城居煩悶，頗肆野遊。九月十四日復赴太倉之瀏河及嘉定之吳巷，此行目的在觀武村改進社，最饒興趣，故記之。偕行者潘君仰堯。晨七時半，乘滬太長途汽車直赴瀏河。過大場，有男女兩客欲中途登車，時余等所乘車，連司機已達十四人，無可復容，且載重亦恐弗勝，因一致拒絕。兩客亦雅不欲，而站長某强納之於車，於是羣情憤激，由口角而幾進於搏擊，嗣一客倡議，全體下車相讓，於是有立即跳躍而出者，有尙躑躅者，而站長已軟化，車遂續進，顧罵詈聲猶隨風竅盪也。

抵瀏河，武村改進社代表武仲衡武鑑衡二君已候於站次，導觀全市一匝。河中潮流激湍，鹽船櫛比，鎮後有邱，高可丞丈，俗稱顯佑山，登臨縱觀焉。武仲

衡君語余，當甲子齊盧之戰，盧軍襲破山頂，以遏齊軍，爭持歷數月，鎮中房屋大半燬於礮火，至今尙未完全興復。一次：齊軍選敢死隊數百人，各挾盒子礮，自瀏河上游偸渡，襲盧軍後，會盧軍援至，猛力攻擊，數百人盡殲焉，戰事定後，山下伏屍無數，掩埋歷數日始畢。盧軍在瀏河一線，因利用滬太長途汽車路，輸送甚便，齊軍則反是，故拉夫極多，人民飽受荼毒！此種無意識之內戰，果胡爲者！

顯佑山下有女學校頗整潔，其鄰爲一小園，名曰藝芳，頗有亭臺池沼之勝，沿池芙蓉數株，方著花，作粉紅色，迎風招展，嬌豔欲絕，瞻對久之，意不忍去。池後有小阜，阜上有亭翼然，與顯佑山對，在亭讀報，風吹覺寒，固知秋意深矣。

旋由瀏河抵武村。環武村有池塘二三，村人共投資殖魚，以其利益充改進社經費，歷三年矣。因余等至，特捕魚相饗，云得一尾，重十二斤，膳以蝦蟹之屬

偷貪

，午飧大嚼，鮮美異常。投武報紳君家，飲啖間縱談養魚之利，又談及村民教育，謂尙未發達，顧余後觀一表，則成年男子六十八人中，不識字者僅一人，武村固不愧『改進』之名矣。

武村改進社之事業，已設中心茶園一，民衆學校一。園爲全村人士工餘休息之處，每日午後開門，每茶一壺售錢四十，由社邀請說書，或開留聲機，或演戲法，以娛茶客，且於無形中輸入改善習俗之意，園屋中心一大間，可容一二百人，佈置殊優美，中懸江問漁先生一聯曰：『泡一壺茶，談天說地。閱幾張報，知古通今。』饒有意味。兩旁小室各一，一設茶灶，一藏通俗圖書，園外黏壁報，報告時事。園前廣塲一片，甚清潔。惜尙未栽樹木，否則景色更當佳勝。是日爲民衆學校開學。午後全村長幼畢集園中，觀其衣著，均爲土布，余適穿一嗶嘰夾袍，自顧恧然。

武村者，全村均武氏子弟，自其先世卜居於此，至於今凡十一代。觀最近村

民籍，卽共有四十六戶，二百零七口。職業農占最大多數，且殆均係自有其田，共種田約九百八十畝。其中租田僅有十畝。每人平均四畝七分三厘强，人人自食其力，故生活尙覺充足。顧假定第一世至武村者一家五口，越十一世而達四十六家二百零七口，人口繁殖之速如此，則此後農田之擴充，苟無相當比例，或並無其他增厚經濟之方法，生活問題亦大可注意也。

遊武村畢，取道潘家橋，下午四點一刻仍乘滬太長途汽車，五點鐘到滬。猶憶距今約七年前該車第一次通行，余偕內人小兒，乘以往瀏河，車路旣劣，車行又緩，午後二時許出發，五時許乃達，則已萬家燈火，而四圍萬頭鑽動，多屬滬來遊客，預計如欲盡數送回上海，非守候至天明不可，於是不敢多留，卽爭得一車行。不意此車車燈失明，只能追蹤前車之後，而前車又以機滯，不能疾駛，時已初冬，夜涼如洗，星月無光，四顧如墨，鄉人爭以砂石擲車中，兒童鼓譟隨之，隱忍不敢校，且時時慮途中遇險，至十時許，始抵滬。此行也，至今每一念及

，猶有餘悸焉．以今視昔，安危逈異，卽此小事觀之，孰謂中國無進步，惟精益求精，則在國人之愈益努力耳．

浙游漫紀

吟閣

江浙兩省，輔車相依。蘇之南與浙之北，民風物產，又大都相似。其人文蔚起，百度維新，凡教育實業以及種種設施，均足以資考覽，卽其景物清幽，亦足使人留戀。故於江蘇外，余尤愛浙江也。革命後新浙江之氣象何如，此爲余所日夕縈懷者，爰作浙江之游。

此游發軔於甯波。甯波爲道光時所開五口之一，（五口卽上海廣州福州廈門甯波，淸道光二十二年，鴉片戰爭之結果，英定南京條約，以此五口爲通商口岸，爲外人在中國有租界之始）。然其租界之範圍甚小，僅甬江北岸一帶地，且卽原有租界，亦漸爲華界所同化，殊不見外人勢力之存在，上海所最觸目之印度巡捕，甯波早已撤除。洋行僅有六家。卽太古洋行，美益洋行，美孚洋行，復和裕

洋行，亞細亞洋行，華順洋行，是也，此六家亦不盡爲英國之洋行，故彼等亦無須乎設警察保護．外人與中國通商，甚至如日本人在東三省之隨地設廠置店，苟國人之經濟能力足以抵制之，則其害易滅．然甯波人有此能力，亦非易易，蓋甯波通商最早，漢以前海人卽持貨貿易於此，至今縣東有山曰貿山，卽古時貿易地也．至有明之時，葡萄牙人航海，卽至甯波．故甬人之善於營商，亦有歷史造成之．甬人於本地需用之洋貨則自販之，本地有輸出之土貨則自鬻之．甬人生齒甚蕃，乃羣以上海爲殖民地．今上海之甯波人有二十五萬．故滬甬間之關係最密．洋貨之由滬而甬，與土貨之由甬而滬，此甯波人之家常便飯也，所謂洋行，幾屬無用！

甯波之殖民雖無一定政策，然其自然之趨勢，實以上海爲大本營．更以上海爲中心而散布於全國．其經商之能力，實至可驚異，無怪英國人亦望而却步也．

讀者諸君亦知甯波人之所以能以商業稱雄全國之故乎？依余之觀察，甬人之

優點有三：一曰敏慧。此亦以一二千年來習於外事，其腦筋鍛鍊有素，故經營工商事業，精細而敏捷。一曰團結，甬人之團結，實基於愛家愛鄉，理無二致。甯波人苟至異地，遇同鄉之年長者，必稱之爲某哥以親之，虞洽卿君之爲阿德哥，夫人而知之，此團結之所以堅也。一曰勤儉。甬人游閒者甚少。其家族之中，多生利之人，少分利之人。其地茶館極少，晨起極早，此亦從外觀上可以證明甬人之勤儉也。就此三點觀之，甬人之經商，自無往不利矣。

甯波多小工廠，辦理均甚得法。試舉余所參觀之三廠爲代表。（一）江邊同興街有一振新織襪廠，有機約一打，雇女工織絲襪，製品頗精。其店之布置似平常洋雜貨店，出售本廠之襪，亦經售滬上廠家出之襪，并售化裝品雜貨等。半工半商，資本既易於流轉，投資之方向亦有變化，此經營小廠之善法也。（一）江邊粹成傘廠。廠中有銅工部專做洋傘另件。木工部以小鑽床鑽傘柄。裁縫部縫合傘面，每日約可出傘五打。所出之傘批價頭等每打二十六元，在滬上頗著名。（一）西

門天隆金絲帽廠，以巴拿馬所產金絲藤，發交女工編織爲巴拿馬帽。此帽產於美國者甚貴，以美國工資貴也。今以美國之法移殖甯波，遂成一種家庭工業。工資貴者每帽一頂計五元二角，女工每月可編四頂，即可得二十元矣。是項工廠有天隆天隆等六七家。總之甯波工廠多『嬌小玲瓏』，能撙節開銷，活用資本，廠主與工人亦甚和洽：此其所以成功者多，失敗者少也。故余嘗言辦小工業於外國當取法日本，於本國當取法甯波。

甯波之西爲餘姚，王陽明先生之故鄉也，余往此處龍山陽明祠，瞻仰陽明先生遺像，不禁追思其高風亮節，徘徊久之。

餘姚之西爲曹娥江，有小輪通紹興。紹興之工業著名者有三：一爲酒業，紹酒產於西鄉阮社柯橋一帶，其地河水較清，若城中之水，早爲染業所利用矣。一爲染業。城中河水盡黑，時聞染料之臭；其染業之發達，亦可想而知矣。一爲錫業。業此者有數萬人，其作坊集中於大營地方。每家有工人十餘人，日夜奮鐵錐

鑿錫皮令成極薄之箔，其薄可以透光，然後交女工貼之於紙。女工工資每三千六百張給洋一角，必三四日方可蕆事，合以箔莊多發之材料，可作女工餘利，平均每日可得一角，爲業殊勤苦矣。

紹興在杭州之東，厭西湖者，每欲一至紹興欣賞其名勝爲快。紹興有東湖者，頗能於西湖外別樹一幟。湖濱有烏鳴山，峭壁四立，圍湖水成數小灣，綠波春水，頗饒幽趣。此外地以人傳，非專供吾人之欣賞者有禹陵與蘭亭。禹陵有廟，塑夏禹像，像頗偉大，望之令人肅然起敬。廟旁有窆石亭，亭中有窆石一方，高約一丈，長圓而上端有孔。石之下即神禹所藏穴也。蘭亭爲晉王右軍修禊處，亭頗小。神禹疏鑿之功，右軍書法之妙，可稱世間雙絕，宜其並垂不朽也。

由紹興而西，乘汽車達西興，渡江而至杭州。杭州自革命後市政與教育頗有進步。清和坊三元坊一帶，新築馬路，頗闊大。兩旁房屋多新建，堂皇偉麗，頗足以代表新浙江。

三十小時之游歷

秦翰才

偶偕王君壽莘，顧君蓮蓀，及王君之太夫人，應沈君肅文，楊君眛餘之招，小作杭游．既賞西湖之月，復觀海寧之潮．歸就見聞所及，載筆記之．

十六年九月十日，是爲陰歷中秋令節，在滬杭車站，乘下午五時十分快車出發，車中乘客稀少，頗舒適．時則斜陽將下，皓月方升，就車牕左右顧盼，正有送夕陽，迎素月之概．已而暮色蒼茫，炊煙四起，竹籬茅舍間，時現燈光點點．先是，車未發時，見站上有車一輛，上載巨桶，桶外大書點美孚油數字，識者謂此係美孚油行自備，專以運輸煤油，與車站特約，隨時掛行．外人商業上之侵略政策，滋可駭歎．此點點燈光所在，卽其侵畧勢力之所及也．蓋自海通以還，雖至窮鄉僻壤，夜間燃火，均用煤油矣．已而月上漸高，照徹大地，一白無垠，河

山草木，映入眼簾，如觀電影。

此次車行，時間極準確，十時二十四分，如約抵杭州城站。味餘來迎，導至
湖濱，就蕭文預定之天然飯店，少息行裝，然後偕之湖干，味餘夫人及王君肅亮
已艤舟以待。王君先於午前由滬來杭者也。於是相與放乎中流，此時月上中天，
皎潔無比，淡妝西子，在茲月色之下，益增嫵媚。水面時有暖氣，拂拂撲人。抵
三潭印月，好事者燃燭潭孔，而以絳紙封其口，迫近一觀。退登彭公祠，於卍字
橋中，曲曲行去，環橋皆荷，清香徐入鼻官；仰視月光，俯視人影，此際此時，
悠然意遠。味餘蘇人，新僑於杭，語稱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今味餘並得居之，
詎勝豔羨。顧舟中談及杭人生活，味餘以爲遠不如蘇，飲食不求精美，房屋亦多
簡陋，而如出囊，乃至間日行之，且稍稍以水傾洗，卽爲了事，初至殊覺不慣。
味餘又言：渠家僱一女傭，健有力，雖纖足，能任挑水等勞作，偶詢女家世，則
丈夫固赫然小學校長，乃兄乃弟，或供職行政機關，或經商杭滬，蓋亦小康之家

·夫欲娶妾，婦有違言，夫剽悍，將殺婦以為快，遂遁，賃傭於人，不復思歸矣。·游至二時許，始返岸·十一日晨，散步湖濱，候咏餘伉儷及肅亮至，同赴清泰門·九時半，乘汽車向海甯出發，途中約歷一小時有半·車路大部分利用錢塘江內隄，憑車望江，時隱時現，夾道所植，幾盡桑麻·此為蠶絲區域，車行所過，輒見婦女手中，正持絲經或線胎整理，麻之為物，亭亭玉立，有如美人·迎風招展，尤婀娜有致·其幹卓然，無所屈曲，古人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信哉·車中壯漢，忽入睡鄉，大好頭顱，隨車顛盪，偶觸鄰座者之首，其人瞿然大驚，四顧不已·

車達海寧城外，海塘已在望，登觀潮亭，亭築塘上，達官貴人來觀潮者，地方官吏多歡迎至此·余等由肅文介紹於縣長徐君兆蓀，因亦得廁居其間·其地處錢塘江口，江水與海水相接，浩浩蕩蕩，茫無際涯，坐稍定，卽聞衆呼來矣，來矣·時為十一時三十五分，東顧而望，則見在十數里外之水面，忽現一白線，徐

徐行來，漸近漸長，長至極端，又漸漸向內環抱，作大包圍之勢，至數十百步內，洶湧之勢益烈，厥聲嗚嗚然，隆隆然，波高丈許，殆包圍之勢成，始漸平伏。先後約歷三十分鐘。沙舟數艘，泊塘下，至是陡升數尺，蕩漾不已。

十二時一刻，仍乘汽車回杭，此車較劣，車夫又猛摯，儘速開駛，車中人每受鼓盪而奔騰，皆慄慄畏懼。蓋車行隄上，隄不甚寬，而甚高，距隄下之田，約有丈許，萬一下墮，甯堪設想！是全車二十餘人之生命，皆懸於車盤一轉移之間。而此時爲車夫者，亦心無二用，目不旁視，幸達目的地，竟安然無恙。

旣抵杭，再遊湖上。少泊平湖秋月，操舟者爲一婦人，與談游艇變遷之歷史，饒有趣味。婦言：游艇在前淸時代，甚陋，艇中僅設木板，供客踞坐，此板夏日藏陰涼處，客至取用，以免久曝驕陽，坐時有炙膚之痛。逮入民國，逐步改良，始設布蓬，繼備欄杆。欄杆初亦但用木板，嗣用木柵，最後更鑲以銅。座位先僅木製，其後乃穿以籐。一艇之代價，約銀百圓。銅欄杆初行時，每副四十圓。

今則減爲二十餘圓，婦與夫各划一舟，每年可共有六七百圓之收入。

四時半，捨舟登陸，乘五時三十分快車回滬至嘉興，候由滬開出之快車，逾規定時刻約有三十分鐘，以致杭車抵滬，逾時亦稱是。車中望月光如水，一如昨宵爾時，萬籟無聲，惟有車行轆轆，衝破大自然之岑寂。因念昔者曹孟德耀兵赤壁，當月明星稀之夜，倏覩烏鵲南飛，雖以一世之雄，亦難免有一種無限淒清之慨。

沿途觀農產物，在地理上，顯有一種區劃。楓涇以上多桑與稻，楓涇至莘莊間，稻多於棉；莘莊以下，則又棉多於稻。在田及火車站左右，植上海大公司廣告牌甚夥，是乃商業上之一種進步。顧默數其商品種類，則十之九爲香煙，其次爲化妝物。又回想游蹤，覺各處風俗，殊異滋多，如中秋夜齋月宮，杭人多於桌次，設一大椅，或供佛馬，上繪嫦娥之像。又如次日晨，見有出殯者，其靈輿之下，懸一木架，架前後左右，各立一童子，錦袍盛飾，如戲中人，此皆在滬所未

見者也。

此行經過時間，約略統計如下：

在火車中：十一小時。

在汽車中：三小時。

在人力車中：二小時。

在西湖舟中：四小時

在觀潮亭上：一小時

在旅館床上：四小時

在飯館等處：五小時

都三十小時，偕良友，游勝地，度佳節，雖曰來去匆匆乎，要已甚快。王太夫人年六十矣，精神矍鑠，亦竟樂而不疲，所憾者，肅文臨時有事，不克與偕行耳。

觀潮中觀人

彭望芬女士

年年到了陰曆八月十八，江南一帶的人，往往有海寧觀潮之舉；自從滬杭鐵路告成以後，爲招徠生意的緣故，廣告大登而特登，弄得一般達官要人，富商大賈，都脚癢起來，想去做一回風雅之舉，近來連帶三分酸氣的學者，也省吃儉用去趕熱鬧了；所以關於看潮的記載早充滿於各報的副刊，他們的記載，總是『萬馬奔騰』『雪山傾瀉』等形容盡致，好叫沒有去過的人『垂涎三尺』，實在自己已先上了古人所謂『萬人爭看浙江潮』的老當；在下就是其中的一個，今年八月十八也就約了幾位同志去看，看了以後，覺得潮的本身，倒反沒有什麼可記的地方，潮之外，却有幾件小事，可以說說，也是不敢『人云亦云』的意思罷了。

火車到了斜橋，遊客紛紛下車，出了站門，就有路警手持白旗引導乘客。有

攜老扶幼的，有玉臂相挽的，魚貫而行，很自然的像整了隊伍一般；經過的街巷，人山人海，站在兩旁，恐怕南京的城牆，還比不過他厚，『觀者如堵』的古諺，還不足以形容他的多，他們看見遊客一個個的走過，就交頭接耳的品評人物了：『這個臉兒真標緻』，『這個女子的旗袍真好看』，『上海人打扮總是年年換花樣』，『好大年紀也來出風頭』，等等的評語，繼續不斷的送入我們的耳朶，直到下船爲止；這種情形，可以說鄉人少見多怪，也可以說鄉人的老實，想什麼說什麼。

我雖第一次看潮，但是明知要跑路的，所以穿了一雙平底鞋，走在鄉下路上，雖說不到舉步如飛，却還輕鬆如意，有許多女同志（看潮的同志），穿了很美麗的衣服，捨不得一雙高跟皮鞋，下車以後，一步一顛，眞有『行不得也』之概，好在她們的哥哥，都是體貼入微，扶了玉軀，一步一步的走，鄉人不開通，見了哈哈大笑，弄得一對一對的『我們倆』都面紅耳熱！我們一行人中間，有一

位前輩黃伯雨先生，鬚髮銀白，年逾古稀，舉步輕捷，走在青年之前，見者都欽佩不置，識者謂高跟皮鞋累了哥哥，否則決不讓此老爭先云。

夫妻而能親熱，大概指『郎才女貌』，『才子配佳人』而言，我今天要說的，是一對白髮童顏的老夫妻．海上西醫曾立羣博士的尊人公冶先生和他的老夫人，那天也在觀潮隊中，攜手偕行，坐在船中，曾老先生問寒噓暖，無微不至，是日雖在仲秋，而太陽當空，也很熱烈，老先生時而爲夫人撐傘，時而爲夫人解衣，并且口講指畫的爲夫人解悶，（十四人坐一小舟，要忍受二小時的煩悶，）這對老夫妻雖年近六旬，而豪興濃情，居然如昔。

一條一條的遊艇，從河港向海寧進發，鄉人多爭赴橋上觀看，尤以小兒爲多，我們過第一橋時，忽聽得橋上小兒羣呼楊（？）先生不置，船中適有楊先生其人者，（編者按，這位楊先生就是彭女士的他）爲之愕然；意謂何來鄉下兒，乃識楊先生？有一老於旅行者曰，此『洋』非那『楊』，他們所稱洋先生，指海上的

發洋財先生，要向他討錢，所以口稱洋先生，兩手還要托開．後過數橋，都有同樣現象，楊先生爲之恍然．同舟曾先生爲之大怒，說：『鄉村敎育的效力在那裏？使小孩子行乞果眞被洋先生知道，豈不羞煞？』

八月十八日之海潮，到海寧爲下午一時正：先一二分鐘有一小浪，其形如一羣小鴨，逐波面去，其疾如飛，鄉人及一般迷信者，羣呼潮神來了，大潮快到了；竟有作拱手狀以表敬意者！不到三分鐘，果然大潮湧至，眞如古人所說『萬馬奔騰』，但是這一段小浪：究竟是神是鴨，歸途中還引起一般人的爭辯，可發一笑！

我寫這段記事，似乎是遊戲文章，不配載在生活，其實如皮鞋之不適於旅行，曾老夫婦之老而親熱，鄉下小兒之討錢，潮神之爭辯等等，還値得我們的注意，所以就大膽的寫出了．

第一次經驗

蔡文星女士

九溪十八澗，是西子湖邊諸名勝中的名勝．羣山聳翠，曲流交錯，眞不愧稱爲世外桃源．不過因爲舟車不通，欲到該地，祗有乘轎和步行二法．登山過嶺，來往共三十餘里，素不健步的我，自然不敢冒險．所以雖曾在杭州住過十餘年，亦祗破鈔過四塊錢，去享過一次眼福．這一次，因爲住在閘口之江大學校舍的少女消夏會，離開九溪十八澗比較的近了一些，又有不少遊興濃厚的伴侶，就相約步行．我們每人各化了三分錢買一雙草鞋，就出發了．

走了不到一半路，脚底就有點發熱，因爲我們大半都是久住上海，坐慣了車輛，脚力都已退化到幾乎不能走路！剛巧走過一座石橋，橋下水聲淙淙，清徹肺腑，所以就有人提議下水去．穿草鞋當然是我們的第一次經驗，但是清涼的流水

在面前引誘着，也就很勇敢地穿上了。初下去時水還淺，走了幾步就深可齊膝，水勢逆膝而流的滋味，使我們渾身覺得痛快異常。因爲先下水的幾位先鋒減少了懼怕，坐在橋上旁觀的幾位，亦就相繼走下了水。而且大家說這是生平第一次的快感，相顧大笑。

正在那個當兒，從橋的那邊過來了兩乘轎子，每乘有三名轎夫。抬頭看時，內面坐的旣不是嬌弱少女，更不是衰殘老婦，却是靑年力壯的兩位西裝少年。在平常的時候，自己的赤脚偶而給生人看見了也要感到羞慚，常是設法藏縮；可是那天的我們，不但毫未覺得自己的裸膝可羞慚，反覺得穩坐轎中遊名勝的他們是太鄙俗了。他們走後，我們又相顧大笑。

以後我們走乏了就下水，水中休息夠了又上岸步行，自始至終遊興都很高。

在歸路上，我對遊伴說：從前有一自誇風雅的官老爺，坐着四人轎子上鄧尉山去看梅花。有一位詩人以爲他俗得不可耐，就做了一首詩譏諷他。那詩是『一

個哼而一個呵，老爺坐轎看梅花；梅花忽地開言道，小的梅花接老爺』．老爺知而大怒，竟置之入獄．我們這次見了這兩位闊少爺的雅遊而大笑，也和那詩人同一意義罷．其實呢，在以東亞病夫著名的我們中國人，不但坐四人轎賞梅花的老爺太太可車載斗量，詩人譏不勝譏，坐三人轎遊九溪十八澗的少爺小姐也是多得譏不勝譏，我們亦不能單單攻擊剛才過着的兩位．

在歐美各國，每到夏季，無論女學生或從事事業的女子，都有消夏營的組織．赴消夏營的人，不但過着極簡單的生活，還要露宿布帳內．她們自己洗濯，自己烹調，遊必步行，一切食物雜用，都由自己攜帶．不怕流汗，不嫌勞苦，就是她們的休夏方法．反觀我國的女界，尤其是成年婦女，終日從事教育工作，家庭生活或其他生活，祇其一部分的無益衛生的動作，極少有系統合衛生學理的運動．到了年假或暑假，就以為到了休息的時候了，應該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地過生活，吃睡二事就是她們的暑期課程表．其實不知更換生活就是休息，眠食過多的生

活，不但無益而且有害．我們姑且不必去引證什麼衛生理論，祇要一看中國婦女的易於衰老，一過四十歲就腰酸背痛的鬧個不休，而歐美婦女，則往往年齡五六十歲，還興致勃勃，非常健康，這一層就很可明白了．

舟山航游

賴凝

余與同學十二人及吾師吳高致先生，自本年三月十八日至四月四日，作舟山羣島之遊，爲時二星期，停泊地點爲馬蹟山，嵊山，長塗港，螺門，普陀山，沈家門，定海，大洋山，小洋山，由吳淞出發，回時仍至吳淞．其動因則在航海駕駛之練習也．舟山屬浙江定海縣，其旁小島羅列，稱舟山羣島．茲撮記其足述者，以誌鴻爪．

余等於三月十八日晨八時許同乘實習船名『航淞』者以行．當船離岸開駛時，在岸上相送者，有校長及同學多人，二十分鐘後，船身已遠隔海岸矣．是日天清氣爽，風靜海平，遠帆隱現，小鳥飛翔，東南兩面，水天一色，宛如一副絕好海景圖畫也！余等所乘之輪，每小時僅行六英里，緩緩前進，下午三時許近大戢

山，風浪漸大，船身亦隨之而波動；斯時也，南天遼闊，茫無際涯，不禁令人與其『乘長風破萬里浪』之感想，此固航行之特別景象，身歷其境，感觸乃愈益深刻。

各島居民大有古時之遺風焉，尚儉樸，耐勞苦，此蓋我國沿海漁民之特性也．惟進化殊遲滯，余在馬蹟山島中，（此島居民約百餘家．）見十餘齡之小姑娘，其纏足之小，誠有令人驚異者！往來街巷中，觸目皆是！不謂島中女同胞，猶視纏足為美觀，良可痛惜！

抵定海港時，見港內魚舟商船停泊甚密，商業漁業殊盛．清道光二十一年鴉片之役，英國海軍佔據其地，總兵葛雲飛死之，後和議成，以地還我，有不得割讓與他國之約，實東海中艦隊屯煤避風之要港也．余等此行，不僅領略航海生活，及感覺駕駛技術之重要，追憶此一段傷心史，尤不勝其惘然矣．

念及吾國之航業，則幼稚腐敗，殊可痛心．即以招商局而言，聞自國民政府

派員接收以來，總辦趙君雖積極整頓，奈事實上仍感受種種困難，以不滿三十艘輪船之招商局，其各船之高級職員，總數不過百二三十人，而外人竟有近百人之多，本國人之得服務其間者，實寥寥無幾．按之各國海商法，皆有凡屬國內船上之一切用人，決不得聘請外國人之條文．我國竟不知振作至此，識者痛之！

普陀之行

觀我生

四年以前曾到普陀去過，回來坐的是招商局新江天輪船．這回又去普陀，八月九號自上海開，十九號回上海，來去坐的都是新江天．中間停泊的碼頭，是甯波，是鎭海．

同行的幾個客人閒談．甲客說：『一到本國輪船和輪船碼頭，只覺滿目縱橫倒亂，乘客的上下起居飲食，行李貨物的起落安放，從沒有秩序可言，不知到了什麼時候纔得改良呢？』乙客說：『這怕是教育問題罷！』丙客說：『教育固然是根本解決，可是眼前的改良，只須管理得法，立刻可以改變樣子．你們不見遼寧有兩個車站嗎？一個是北寧車站，縱橫倒亂，完全是代表無秩序的社會．一個是南滿車站，買票，先到的站在前面，後到的站背後，魚貫而入，接連幾十百人

，如一條龍，從沒有敢恃強爭先的；上下車的時候，上車的這邊走，下車的那邊走，也是魚貫而入，魚貫而出，完全是代表有秩序的社會。兩個車站相距不過幾百步，中間的乘客，都是中國人占絕大多數，而何以那邊有秩序，這邊無秩序呢？不過那邊有相當的設備，加上幾名日本的警察罷了。可見這種無秩序的景象，且慢責備羣衆，到底管理方面至少要負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責任。

一到新江天房間，每間門首釘有琺瑯質很精緻的標語，什麼『改良腐化招商局』呀，『剷除把持作弊的不良分子』呀，『船員乘客人人注重清潔衞生』呀，『整理招商局爲全國人公共便利』呀，每條下面還有『招商局總管理處製』的字樣。

一回兩回三回的汽笛聲中，船慢慢地開行了。船上立現出使得我們驚心觸目而一般船員——查票人，帳房，茶房等從不覺得奇怪的東西來了。就是一盤一盤的鴉片烟，大家舉鎗的舉鎗，發砲的發砲，就我所住的房間，約略數一數，左邊

是兩起，右邊是一起，樓上還有兩起。

三個西女，一個好像在中國的，兩個好像初來，還沒有見過這件東西。停一會兒，又來了兩個，四個女子齊向那一個打聽那件東西的製法，價值，和功用。那一個有答不出的地方，還很靜悄悄地用華語問吸者，其意好像地不便公然發問，又像怕吸者難以為情的樣子。不料吸者很是堂皇冠冕地當衆報告他的經過，簡直是『你不愧俯不怍』氣象。倒害得我們站在旁邊的一班朋友，發了一聲長嘆。

每一個食堂裏邊，麻雀有兩桌的，有三桌的，總算是『應有盡有』了。

新江天票價，從上海到普陀，官艙四元五角，房艙三元，統艙一元四角或一元二角。四年以前茶房索小帳，須和票價一樣。就是票價四元半的，小帳也要四元半。我問茶房，是[illegible]理由呢？茶房說：你們客人有所不知，當一個茶房，不是容易的。非有[illegible]力的薦條，是得不到的，得到了，還要押櫃，還要拆帳，客人房間裏用的器具還要茶房備的。我們資本和開支也着實不小哩！這回付小帳，

還是和四年前一樣，問茶房近來你們章程有什麼改變沒有？答沒有，還是『外婆打燈籠，照舊』。

小小改變倒是有的，從前乘客擁擠時，就左右兩舷打地舖睡的，後來用架子搭舖，現在進一步了，兩舷擺滿地用木製成上下兩層的榻位，弄得艙門以外的往來過客，都須側身而行。而尤稀奇的，每一木榻，用墨寫在白木上，什麼『陳阿己』呀，『王阿登』呀，看看不懂，後來問了別人，纔知道這許多榻位都是船上工役自置的私產呀！

一位乘客從旁說道：『招商局的改良方針總算是「有目共賞」了。你看這許多標語，多麼體面！不過實行呢，前總辦趙鐵橋很客氣不要搶首功，所以一籠腦兒把努力立功的機會留給後人，只希望後來的人再不要客氣了。』

船過鎮海碼頭，岸上的設備很好，先把下船的乘客統通放向木欄那一邊下去，等到差不多了，把上船的乘客統通放出木欄，魚貫上船，不到三十分鐘，幾百

個客人和行李上下完了。愈相信無秩序的責任不全在羣衆身上。我想寧波的市長很可以籌一筆旅行費到鎮海去參觀一下。

談談普陀

覲我生

普陀是浙江舟山羣島中間的一島．出甯波海口，折而南，過沈家門，橫渡蓮花洋，卽抵普陀．

普陀全島的形狀，細看起來，恰像魏碑裏的『上』字．泊船的地方，叫短姑道頭（圖中一）．右邊南天門（二），是全島極南處，此爲『上』字的贅筆，若去此溢出的墨汁，『上』字還要來得齊整．從碼頭向北直上，經過前寺（五），後寺（六），中間還有許多寺，直上佛頂山，立燈塔四望（七），烟雲林木，碧瓦紅牆，都在脚下，是爲全山最高峯．折而向右，經過飛沙奧，直達梵音洞（八），沿海而行，過千步沙（九），白浪如山，掀天撼地，有的赤體弄潮，有的坐沙濯足．入朝陽洞（十），平時，登高閣，倚危欄，從

海天相接處，看一丸紅日，浴波而出。再沿海行，直達潮音洞（四），石壁裂成巨罅，大浪衝激，如千軍萬馬，撼山欲倒，使膽怯者不敢俯視，是為南部之東端。其西端，有大石支空，叫磐陀石，有兩石像龜爬行狀，叫二龜聽經。我所愛的，倒是濱海一小庵，叫古觀音洞（三），清靜幽雅，據說在沒有前寺和後寺的時候，早就有這個庵。全山大略遊遍了，把我所愛的，歸納起來，定為普陀五景。就是：（一）佛頂大觀，（二）飛沙晚浴，（三）高閣朝陽，（四）東洞聽潮，（五）西庵訪古。

還有，普陀的東南，有山，叫洛伽山，很像大星旁邊的一顆衛星。

其實，普陀沒有什麽特別的妙處，就為是一個人束縛在人事中間，長日忙忙碌碌，幾不知天地為何物，一到普陀，纔覺天之大，日月星辰散布太空，何等莊嚴燦爛？海之廣，波瀾之壯闊，掀天撼地，使觀者胸中鬱勃，為之一舒；山之雄深而靜穆，峯巒之起伏，怪石之千形萬態，烟雲之百變而不窮；而吾們自號為人

，棲息於天地山海中間，一蟻耳，一蝨耳，看到天地山海之自古到今空空着，靜靜着，浩浩蕩蕩着，從沒有變什麼樣子，而吾們自號爲人，纔是少年，忽而壯，忽而老，忽而死，而還在那裏爭權，爭名，爭利，還不肯趁沒有老，沒有死的時候，儘吾有限的精神，有限的時光，替人類謀些幸福，減少些苦痛，還是一天到晚，昏昏擾擾，如醉，如狂，如夢，想種種害人的法子，結果還是害了自己，有的，說種種爲人造福的好話，實際上還是害人。人們呀！倘還有一點聰明者，到此天高地厚，山深海闊的中間，看看這樣環境，怕不等到登佛堂，念佛號，一通暮鼓，幾杵晨鐘，纔得恍然大悟吧。

這種感想，充滿在遊客腦海裏，却不料和尙們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天天坐佛堂，念佛號，可是爭做當家的也有；爭不到當家，攻訐破壞的也有；做了當家，拿了錢，到上海縱一回慾的也有。話雖如此，究竟不是多數，比世俗上政治社會，總還好得多。幾個時髦的當家，在上海開設下院，招徠香客，以此爲惟一政

策．打水陸雖沒有杭州的盛，可是全山和尙，到香節時，居然有八千多名，平時也有頭二千名．客人到處，山坳路側，站滿了要錢的窮和尙，他們眼睛裏，看前寺後寺大和尙，怕比勞工之於資本家，還要出火哩！在大寺裏，當一個常住僧，要算生活安定了，可是只有最粗惡的食料和宿所，施主來做佛事，念一天經，每人僅僅得小銀圓一角，而寺向施主每一名念經的僧人，須取大銀圓一圓，大和尙這樣貪，怪不得小和尙要嗔哩．

普陀山有許多甯波婦人，渡海來向香客兜賣土綢，有崔姓婦者，自言家住甯波樟鎭，去甯波七十多里．他們都是養蠶，製絲，織綢出賣的，全鄉最盛時，有機五千餘架，每家二三架，多至十幾架不等．綢每疋八十多尺至九十尺，須五天織成，每尺價一角八分，因爲向來自養蠶，自製絲，自織自賣，生意還不錯．她家有機五架，二十五人口，可以過活．無如近年大不了，蠶荒，須購外絲，成本太貴，因此停機改業的，着實不少．問：『蠶荒怎樣？』她答：『這也是天意．

』問：『你們知道嗎？無錫，鎮江，今年多數蠶荒，但用改良蠶種的很好。』她說：『吾鄉也有改良種，每種一張，價要兩圓，二月發種，五月收價。但這種太少，吾們那裏買得着？』問：『你說停機改業，改什麽業呢？』她說：『改做草帽。草是外國貨，由行家發來，每帽一頂，草價四角，須十天製成，售與行家，得價一圓十角，去掉草價，僅餘銀一圓六角。聽說行家漂染整理以後，每頂可賣四五圓哩。』商人的利這樣厚，工人却那樣賤！

吾們用這種眼光，跑到人羣裏去，覺得到處都是可憐的現象，都是未得解決的問題，使吾心一刻不安，怎麽好呢？可是回過頭來，看看天地山海，他們仍很自在地過他們偉大的生活。

長江之游

杜重遠

長江之遊，昨已竣事，計此次行經五省，逗遛十城，費了三個月的時間，作過六十次的講演，在民衆方面所得印象如何，我固不得而知，在我之所得者，爲官多貪污，民多墮落，城鎮則煙賭流行，鄉間則農村破產，曾以沿途觀察所及，略告讀者，茲請再作鳥瞰，述其概況。

軍隊　吾國歲入百分之八十都消耗於軍費，以此巨額的軍費，應養成幾十萬或幾百萬精兵，備爲國用，而實際則不然。中國軍隊多變成個人的私產，兵士只知有官長，不知有國家。毫無知識，毫無訓練，故窮兇極惡，唯我獨尊，民衆稍一觸犯，輕則飽以老拳，重則擅行拘捕。我每在入境檢查時，已備嘗他們的威風。這種軍隊仍是傳統的升官發財思想，焉知有國？更安知有民？聞十九路軍於作

戰時期，猶肯將其給養分給災民食用，惟衛國的軍士方知愛民，亦唯愛民的軍士方能衛國。

政治　沿江各省，除湖南一省稍知注重一點新政外，其他各省政治可統稱之曰一塌糊塗。川中各地為軍人割據，鴉片流行，苛稅雜捐，一切政令皆操在幾個軍人之手，自無系統之可言。軍閥當道每需一筆費用，皆臨時隨意召集縣長局長或各法團設法攤派，佈告週知（這種佈告，我屢在街上看見），既無預算，又無稽核，任意剝削，誰能顧問？武漢雖在中央統治之下，煙賭公開，匪患滿境，民衆啼飢號寒，棲身無所，官府酣歌宴舞，夜以繼日。贛省政弊更深，尤多土劣，省主席熊式輝新握政柄，雖似有意刷新，乃半省以上為共黨所佔，捉襟見肘，經費無着。皖省陳調元則貪婪性成，沉溺煙賭，匪徒跋扈，魚肉鄉民，彼在皖主政多年，治績上非但無進步之可言，近更在皖北一帶迫種鴉片，皖省民衆恨之刺骨，最短期內本欲驅逐出省，乃倭奴肆虐，侵及滬濱，為彼造下戀棧的機會。

教育　吾國整個的教育，本已不適國情，不切實用，而沿江各省更是故步自封，形同虛設．曾記在重慶時到一個陶業專門學校講演，學生年長的有卅二三歲者，年幼的有十四五歲者，雖曰聞道有先後，學業有專工，而一級中年齡之差應不至若是之甚．更可笑者，學校路傍即有一個陶業工廠，據該廠中人云，陶校學生從未到過該廠參觀一次，該廠固腐敗不堪，無何參觀的價值，然而該校所教何課，誠令人不解．此種學生卒業後，無論不敢望其致力於社會，即自身生活問題，亦恐難於解決．學生之罪呢？抑教育之罪呢？湘鄂兩省教育雖較發達，近年以來，因憤激時事而誤入政途，無辜犧牲者不知多少．江西因經費支絀，教育更談不到一點進步．安徽爲兵匪煙之世界，烏煙瘴氣，亦找不出一綫曙光．尤爲痛心者，各省之服務於教育界人員，多自甘墮落，與世浮沉，下課時一榻橫陳，吞雲吐霧，晚飯後雀戰達旦，賭興奇濃．甚或任校長者將辦公費挪在薪俸開支，當庶務的將修繕費裝入荷包袋裏，此種寡廉鮮恥虛僞騙人的教育，與國何益？與世何

補？無怪乎學校多一個卒業的學生，社會即添一個失業的分子．

社會情形　基於以上之虛僞教育，貪污政治，野蠻軍人，遂形成一個痲木不仁無是無非的惡濁社會．商業專以騙人爲能，工業專以偷工爲巧，道德破產，信用掃地．鴉片本爲舉世禁絕之毒物，而豪官巨室，偏以此爲待客之上品；貪污本爲人類厭惡蔑視之罪名，而辦厘金收捐稅者，反以能刮幾十百萬爲能事．以是爲非，以惡爲善，且有『紗帽底下無窮漢』『好漢不賺有數錢』種種格言，以爲之助．法律所以制奸宄也，而最後的判決要視賄賂之多寡而定．新聞所以彰善惡也，而無根的紀載專以勢力之大小爲憑．在此萬惡的社會中，要用極詳密的定性化學來分析，恐怕每個人的血液中間都有幾分貪污的色彩，或煙賭的臭味，又何怪乎青年有爲的學子，一入社會中，即變成個齷齪卑鄙的流氓，即或有少數得天獨厚，抱道自高者，亦不免曲高和寡，與世隔絕，其如此萬惡社會何！

鄉村狀況　城鎮中人多非生產分子，其貪污或剝削的把戲又皆取償於鄉農，

而此靠天吃飯的大多數農民，仍沿習其數千百年以來耕田之舊法，既不知種子之選擇，又不知農具之改良，一遇風雨蟲災，只有跪到菩薩面前叩響頭、求神祐。據昆蟲學家云，一棵稻根內的昆蟲，轉年產卵三次，即可變爲八萬八千七百二十五個，每個螟蟲可食稻五莖，故一蟲不除，轉年即有減收六石七斗稻量的危險。這種科學的常識，農民那裏想到，然而苛捐的摧迫，土劣的盤剝，依然如故，可憐的鄉愚，雖賣妻鬻子，終難填他們種種的慾壑，故壯者散於四方，老幼轉於溝壑，而鄉村之產破矣！

黨 『黨權高於一切』，我不宜將黨列在最後（此處當然指公開的握政的國民黨），然而黨之任務領導民衆也，整飭紀綱也，改造社會也，以上所述官吏之貪污，社會之腐敗，鄉村之破產，原皆有賴於黨之加以剷除，或糾正，或維持，而實際上黨之昭示於吾人者爲何？一言以蔽之曰更貪污更腐敗更破產。我歷遊各省，見黨部巍巍，黨權赫赫，稽其工作，除貼貼標語，喊喊口號，再放幾聲空炮

外，別無所得，其中忠貞剛正之士亦非無有，然多數實與軍閥官僚聯合一氣，煙賭奉行，貪污常事，天天罵官僚而已則已成特等官僚，口口談土劣而已則已成變態土劣，甚或勾通警察，狼狽爲奸，利用報館，敲詐成事，國難期中，竟至喪心病狂，由日貨抽出之款，平均分贓者有之，假扣貨爲名向商人索賄者有之，醜態百出，原形畢露，設孫總理在天有靈，必痛哭流涕，悲憤塡膺，可斷言也！

以上所談各節，或根據我所親見之事實，或爲採諸正確之輿論，皆非出於憑空揑造或任意笑罵，且以我之拙筆，尙有不能形容其萬一者。長江各省如是，全國各省之能善於此者幾何？殊不敢言。社會之腐敗若此，鄉村之貧困若彼，中產者集於城鎭，大產者集於商埠，生產日少，消費日多，環視左右，無一非舶來品，此種情況，即或倭寇不來，長此下去，能不步入亡國之途嗎？我本實際觀察所得，必所謂危，不敢不忠實報告國人，愚意以爲無謂消極，於事無裨，諱疾忌醫，爲患愈大，我們對實際狀況應有深切的認識，力謀根本的補救，補救之策略固

千頭萬緒，其要點莫過於聯絡組織純潔同志，從政治改革入手。

赴漢途中雜感

顧學范

記者於上月二十八日搭招商局之江靖輪，初次由滬至漢，途中景色，棖觸殊多，拉雜書之，以告讀者．

我國航業，以招商局的歷史最久，而規模亦最大；惟近年以來，因用人之不當，以致整頓無方．我們旅客，只要一到招商局的船上，就看見一片腐敗的現象，令人搖頭太息！當此國難臨頭，更使我常常會聯想到此種已普遍的偸惰的民族性，以及媽虎敷衍的習慣．深覺危險萬狀！現即以江靖輪而言：船上一只救生艇，船底已有一個碗口大的洞，但船員們視若無睹，大概是擺擺樣的．船上大概沒有冲洗的工作，以致行人道上的污水常積，無由排洩，船身積垢寸餘，終年不刷，旅客摳衣而行，但猶時時有衣服當做抹布的危險．船上雇用的茶房，一概沒有

薪金的，不獨如此，凡是旅客們用的碗筷，茶壺，茶葉等項，都由茶房自掏腰包，船中賬房，不付分文的，因此我們在碗上見有一行：『茶房自置，借用不還，男盜女娼』的怪文．賬房對茶房如此苛待，於是茶房對於旅客索取的一筆酒錢，不得不窮兇極惡，藉以補償了．

船抵南京，來了大批衣衫襤褸的雜色兵士，搶前恐後，蜂擁而下，我擬上岸去瞧瞧南京的市面，那知碼頭上軍警林立，戒備森嚴，我不明其所以，擠衆而出．方見街上立滿了數百牽老扶幼，歸鄉不得的無錢災民！他們哀呼想上船去，而軍警不許，可憐他們只爲了沒有錢，只能在南京飄流了！俄而開船買票，那知一輩丘八，都和災民一樣的沒有錢的，大家無票坐船，安之若素；而一批災民，祇能立在江岸上，望斷秋水，看我們的船慢慢的行去！

一輩無錢坐船的丘八，船上還要供給他飯食．不過有飯無菜；可是雖則有飯無菜，而這搶飯的情形，已够我們好看的了．我因好奇，曾看他們吃過一頓飯：

只見夫役先扛來一大簍碗筷，於是一擁而來，每人大都至少搶兩只碗，因飯來的時候，至少可以搶到兩碗飯；筷則大家只搶一雙，但也有只搶到一根的。有了碗筷，於是大家東張西望的等飯了。俄而一個飯司務，抬了一大簍飯來，這個人脚步猶未立定，而搶飯的衆英雄，一聲么喝，奮身直前，只見筷碗齊擧，人頭攢動，這時飯司務猶未突出重圍，而倒被這些人擠得雙足懸空了，飯司務不免情急，大駡山門。（滬語：卽駡人。）但此時駡山門已失其效力，好容易擠了半天，飯司務總算出了一身大汗，擠出重圍。我這時想到，有飯吃的人，尚且如此，則無衣無食的人，不知怎樣苦惱？

從南京下來了一大批新招募來的新兵，我見他們的旗幟是：『陸軍五十一師招募處新兵。』這些新兵，個個囚首垢面，狀如乞丐，而行動呢，又蠢如鹿豕，不過看他們搶飯的本領，却像富有經驗的了！我國養兵多至二百餘萬，而到此國難臨頭，竟無一卒可用，擾民有餘，衛國不足，乃當局現猶大招其兵，眞不知何

所用之！

有一兵士，在腰間掛一搪磁茶杯，上有字曰：『紀恥杯』。我暗思不知紀的那一件國恥？軍人能紀國家之恥，則我國臥薪嘗膽，生聚教訓，前途猶有一綫希望。我因好奇問這兵士道：『這杯子上說的紀恥，紀的什麼恥？』他把杯子反轉來指給我道：『你看！』我只見又有二排小字：『毋忘馬台寺之恥！毋忘湯林莊之仇！』底下爲：『陸軍一五四旅二團紀恥杯。』余甚驚異，問他你們紀念馬台寺和湯林莊的什麼恥仇？他說：『我們去年在河南這兩處地方，和馮玉祥開戰，我們吃了兩大敗仗，我們要立志雪恥，所以各人發一紀恥杯，以誌不忘。』我聽了不覺喟然歎息，這樣勇於私鬭，怯於外侮的民族，焉有不危之理！

船過九江，我上岸去遊玩，只見商家大部分懸有『抗日救國』的藍底白字的小旗；惟市面蕭條，門可羅雀，途中兵士往來如織，各公共機關及寺院，都住滿了兵了！

到了漢口，又換了一番景色：輪軌輻輳，市面繁華，抗日救國的宣傳及標語，頗不多見，遊戲場中，如新市場新新遊藝場等，座中佳賓，多半是灰色丘八，因此等人，出入無票，平日又無所事事，而又興緻最高，是故遊戲場中，不愁無人光顧。我住處近於繁華中心地的歆生路，當華燈初上，倚門賣笑者流，正晚粧方罷，招搖過市，各處酒樓，笙歌嘈雜，一如往昔，在此紙迷金醉之中，誰知亡國滅種之禍已迫在眉睫乎！

關心

寒松

說起江西，大概任誰都有點關心似的。這是因為在那兒駐紮着有數十萬的大軍，還有無數的從農村經濟崩潰當中出來的失業農民，這一切，實握着新時代的來到的重心。牠的前途的演化，可以決定中國甚至於整個世界的未來的命運。我是去年年底回到江西的，就擱了一星期。到後的第一件感着不快意而又非常麻煩的事體，要算是檢查行李。到一個地方要重新檢查一次：到九江下碼頭要檢查，到南昌去在九江的車站上要檢查，到了南昌走出車站又要受檢查。檢查的時候，幾十個如狼似虎雄赳赳的兵士立在你旁邊，翻箱倒篋，自不必說。而且只要他們丘八大爺隨便的指着你包裹好的東西，說聲打開來看看，你必須恭而且敬的和顏悅色打開來給他們看。東西翻亂了，沒有法子整理，也只好胡亂的一塞。管他呢

，巴不得早早的離開就好了．聽說過去有個學生，初到江西，因為帶了一部馬氏文通，就被檢查處的兵士查出來小題大做，認為反動有據，不問情由，捉將官裏去。幸喜得那位軍法處的軍法官尙不糊塗，懂得這個馬不是那個馬（馬克思），纔被釋放出來．

到了南昌，最先觸着我的視線引起我注意的東西，是那沿河一帶滿布着密密的電網，至今猶未撤去．這彷彿是去年朱毛屢屢逼近南昌最緊要防禦工作的留跡，也可想見當時緊張的空氣了．其次是我從未看見過滿街滿牆張貼着比任何地方多的各種新奇的標語．什麼剿匪的標語呀！反日的標語呀！還有的新近貼上的什麼『歡迎勞苦功高的×主席來江西主政』，又什麼『歡迎×新整委來江西澈底整理黨務』等標語，到處都是．擁護，打倒，歡迎，反對，貼標語，這原是一般黨國大人玩的老把戲，在我們大多數的民衆看來，可謂絕不相干．

南昌的市政，的確比較前幾年是有了大進步．城牆是在革命軍北伐打下南昌

以後的第二年拆去的，現在環城已築起很平坦而又很闊的環城馬路來。南昌的城裏，也完全改了樣子，房子都造過了，馬路都新築成了，我第一次的走過其間，幾疑此身已到了上海的南京路。在南昌的地方雖沒有上海大，公園也有兩個：一個是豫章公園，一個是大成公園。前者較後者的大，佈置得也好一點，故游人特多。此外還有什麼電影京劇院都設備得不很高明。還有在上海已成爲司空見慣不足希奇的女招待，南昌却當做時髦很盛行起來。記得有一次，我被朋友邀去到一家餐館聚餐，門口固赫然大書特書的內有女招待。不料直到我們餐畢，尚未見有女招待的影子，等到我們付錢要走，才看見一個中年女子手持着賬單姍姍而來，所謂女招待也者，原來就是這麼一位女收賬員。

南昌的交通，倒也便利，新近並築成了幾條到鄰近各縣的汽車路，營業很不差。不過武裝同志，太不客氣，扣車白坐的事情，平常得很。我曾見那車身外面寫着『強行扣車，便是破壞建設』，但是寫儘管寫，字好像是沒有看見，不認得也

難說，扣車自坐如故，橫豎公路是國家的公路（江西公路的經費，卻是老百姓錢糧項下抽得來的），咱們武裝同志，爲國爲民，享受這一點兒權利，誰說不應該；反過來說，中國的公營事業，一輩子也不得發達，破產虧空，誰說又不應該！

南昌的警政就腐敗到了頂點，我若不是因爲他們曾穿上一件破舊的警服，拿着一根警棍，站在那馬路的當中，簡直要把他們認做乞丐了。一個個的都好像抽過大烟，面有菜色。聽說南昌時有游勇散兵，白晝搶刼的事發生，這是必然的，以南昌全市的治安，交給一般病夫式的警察，想像這是如何的危險。其實這也怪不得警察，只怨江西省的財政，羅雀俱窮，窮到各廳各自爲政，派人四出到各縣去爭提錢糧，誰搶是先得的，就算撥歸那一廳。可是發下薪來，又多半是不甚値錢的流通劵，該劵的將來，恐怕是要等於山西的晉鈔，一個錢也不值，所以各廳鬧窮，各廳的職員，無不叫苦。最近新任的財政廳長，聽說他的唯一的理財政策，就是想弛放烟禁，恢復關卡。這眞叫做是『飲酖止渴』，結果只苦了我們江西

的老百姓．

鬧得天翻地覆的江西剿共的情形是怎樣呢？我在南昌所得到的消息是：省政府能管轄到的地方，只有三四十縣．（江西共有八十一縣）共勢仍然很猖獗，實力毫未減小．官軍多半是畏首畏尾，趑趄觀望，按兵不前．其最大原因是士兵的餉銀，欠的太多了，少則三個月，多則六個月，所以軍無鬥志，不生變亂，已經算是萬幸．我很奇怪，江西的錢到那裏去了？最近南京軍政部長何應欽還要通令全國各軍，忍痛縮減經費．我以為士兵再要忍痛，除非是給他們吃空氣．其實只要上級官長對軍餉少剋扣些就行．

最後記者要告訴留心江西情形的同胞說：江西人民之被人號稱為匪的，絕對不是好亂性成，他們都是被逼得鋌而走險的去死中求生．他們原都是安居樂業極良善的農民，牠的形成，自有他的遠因和近因的．遠因是受了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剝削，近因是遭了水旱天災意外的摧殘，政府毫沒有辦法去

救濟他們，以致農村經濟的破產，農民陷於失業．囂然以剿爲號召，絕不是一個根本的辦法．剿，只有愈剿愈多．語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記者以爲這兩句話很值得我們的注意．

二．雜

萬里行程

（一）舟中

海外旅行本是一件習見的事，算不得什麼希奇。不過我這一次萬里的行程中，——自上海至星嘉坡——却有數事，不可不記。

我乘的船是日本郵船，名爲佐渡丸。船上一切職員，不用說完全是日本人。乘客呢，中國人却佔最多數，日本人和西洋人很少。想到日本人與中國人是同洲同文同種，差不多是一個兄弟之邦，論理他們對於中國人應該『一視同仁』。不料他們處處用輕視鄙棄的態度來對待我們，而對於他本國人及西洋人却招待惟恐不周。整日整夜的艙中，不移一步，實在氣悶得很，任何人都要想呼呼氣，散散

心，往甲板上走走．但我好幾次看見許多三等艙位和普通艙位的中國人上甲板散步，都被日本的水手驅逐下去．然而這種手段從來沒見過施之於西人或他們本國人．難道中國人竟永作弱國國民而受人輕視嗎？在國內不曾受過刺激的同胞，要醒醒啊！

王勃說：『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在旅行中，遇到聲應氣求的，尤易成了莫逆．談談鄉土的情形，足以感到同胞的情緒．總之到過外洋的人，愛國心和重視同胞的心必較盛．現在我寫一個熱心的同伴如下：

王志朗先生本是廣東省城裏人，現在遷居香港．他的父親在英國某輪船上任醫師，他的弟弟是香港名醫．他自身服務於上海福利公司已十四年了．這次返港省親，恰巧與我同行，也與我同艙，在舟中之親善的態度，指導的熱誠，使我感激到萬分．他到港後，又能抽閒伴我往各處賞玩風景，購買物品，否則既無伴侶，又沒到過港地，言語不通的我，怎能於短時期裏得到暢遊呢？從這樣敦厚慈祥

的人，益反映驕橫奸詐者的可鄙．

（二）香港一瞥

香港地居廣州之外，澳門之左，爲入中國南部各省之咽喉，扼南北海運之總鍵，其對岸即九龍山，形勢堅險，故香港實爲商港而兼軍港之效用，惜我國素不經意，遂爲英割據，肆意經營，成爲世界有數之大埠，英國侵略遠東，以此爲大本營，故有東方倫敦之譽．

香港之種種情形，我一見後，不禁佩服英人辦事魄力之雄厚，雖號稱中國之花之上海，幾不可比擬．茲將耳目所及，分別寫來，以告國人，且使有規劃市政之責者知所奮勉焉．

香港距熱帶不遠，以常人之心理測之，必以爲溫度極高，豈知適爲一極溫和之地，處此不冷不熱之天氣中，其人民生活之愉快，自不言而喻矣．山林優美，

終年不凋；樓閣凌雲，超塵拔俗．每當夕陽西下，步履於青山之下，綠水之傍，眞令人有飄飄羽化之想．

香港之馬路，密如蛛網，東西南北，交互錯綜，初至其地者，萬難盡記．不特山麓爲然，千仞削壁之上，亦隨處有寬大之官道；若遇不相連絡之山巔，則建天橋以渡之．其建築工程之偉大，實令人驚駭．

香港之郵政，其辦理情形與各地大致相同，惟投寄平常信件，由寄信人自行分別，本埠外埠，信箱各異，不得混雜，故其檢點信件，極爲迅速．電政則有電話電報，消息便捷．

各種車輛，與上海無異，凡上海所有者，香港無不具備；惟其交易之道，至爲公允．乘人力車約半小時，給値一角，以後每約半小時遞增五仙（合半角）．電車則不論路途長短，凡頭等乘客每人一角，三等乘客減半．公共汽車分一角與二角兩種，上海車輛定價依路程之長短而計算，名爲公平，實則適足以滋弊竇而

已、與外埠交通者，有廣九鐵道，此路北段為中國自建，南段為英國所築，自九龍至廣州約四小時可達，尚有纜路車自下而上，可達至山巔，亦香港之特別建築也。

來往於外洋之輪船，各國皆有。進口出口，日必數起，尚有淺水小輪，行於中國南部各省者，亦不知凡幾。其於九龍香港間渡送旅客者，則有小汽船，淺水輪，及帆船，往來便利，與在同一區域無異。

國有事業均為英政府所經營。其他可由商人自由集資創辦；惟致香港之商業，不論大小，——雖小販——均須向英總督署註冊領照，否則可隨時究罰。

香港之商業情形，有一特別現象，即絕少中級資本之商店。先施，永安，先先等各大公司；金陵，中山等各大酒家；粵南，華雲各茶居；陳嘉庚公司，永康保險公司等，資本均以數萬數十萬或數百萬計。其他各商店，外相雖極簡陋，而一致其內容，其資本未有不踰數萬者。肩挑背負，設攤求售之小商販極多，本輕

利重，每月所獲亦不少。惟言語概屬廣東音，大商店可用英語，而國語則鮮有能操者焉。

香港宴樂之地，金迷紙醉，涉足其間，若非修養有素，往往不易自拔。燕語鶯聲之妓院，高皇富麗之酒家，建築精美設備周密之茶居，其他如游戲場影戲院，皆足供人遊覽。普通商人所常出入者爲茶居，故每日下午四五時後，各茶居莫不人山人海，座無虛設。而皇路道東首之二大公園，乃爲香港上等士女唯一之休憩所。

香港一切對外對內之政權，均操於英總督之手。其關於地方治安問題，則設工部局；民刑訴訟則設裁判所。對於華人概取嚴格，諸事均須先行報告，得許可後方可舉行，獨於世界上所視爲弱種亡國之鴉片，則特別放縱，並不加以干禁，亦一奇事也。

人民多尙義俠，慷慨豪爽，爲其特性。衣服食料，多甚簡單，不論男女，皆

跣其足，短其衣，（男子間或有穿西服者，而穿長衫者實不易多見。）出游街市，或訪客登堂，亦所不避，惟遇大宴客等，始穿鞋襪，以示恭敬。蓋居近熱帶，非如此不能適其性。習慣久之，遂成風俗焉。

香港入於英人之手，先後不過八十年，已得如此之成績，設有人問及中國各都會之市政如何，商業如何，交通如何，我竟無以應答！然亡羊補牢，見兔顧犬，未爲遲晚，唯在國人盡心力爲之耳。

由上海到香港

鄒恩泳

西洋禮節的形式，我們固然不必盡學，不過有關公益的習慣，我們却應當特別注意；其實有許多普通的習慣，或好或壞，是一種很簡單的問題，凡稍有常識的都應當知道．然而我這次由上海到香港，船上所見聞的却不免使我替我國人難爲情．許多人的常識如此缺乏，如何補救，倒要請教育家想個法子才好．

我乘的船是加拿大皇后號，船上設備得很潔凈美麗，乘室中有中國人，有西洋人，凡出洋過的人都知道這種船上的情形．

沒有開船前一夜，有許多人上船，那裏面也有來送行的．我看見有一個房間裏面坐着四五個同胞，大家都抽香烟．不久有四五枝殘餘香烟一齊望門外掉去，伸腳踏沒．於是乾乾淨淨的地板上面，現出四五塊黑迹，散着四五枝烟尾，次晨

役人掃地，一面掃一面嘴裏嘰哩咕嚕，大概是罵他們的話。

這天晚上十點鐘我就睡覺了。後來忽有一種聲音使我由夢中驚醒，原來鄰近房間裏的中國客人這時候剛才登船，放開喉嚨談天，周圍四五個房間的人都能夠聽見！我那天晚上如果塞起兩個耳朵，還是可以聽見他們的聲音，所以不得不靜候這兩位『雷公』響得疲極要睡以後，我才能夠重入睡鄉。次日我偶爾聽見一位西洋女人和人家說昨天晚上她被高聲談論嘈擾了好久，所以沒有睡足，我聽見後，很替『雷公』害羞。

次日早餐，和我同桌的有一位同胞叫了一盤煎蛋。他偏要一隻蛋一口吃下，於是將蛋叉到嘴邊，撲赤一聲蛋落在盤上，他又試又失敗，連試數次，好容易把一隻蛋吃下去了。這位先生吃午餐的醜態，讀者可以猜想得之，我不必多說了。所可恨的，餐間裏中西人都有，這種樣子被西人看見，以為我們『同胞』都是如此可厭，使我們做『同胞』的人看見了，實在說不出的難過！不過每餐我雖都替

他擔憂，他自己却行若無事。

到了香港以後，好像到了外國一樣，不但用的錢幣是香港幣；就是郵票也要用香港郵票。香港地方完全受英國法律管理。香港對面的九龍本是我國國土，現在也無形中被英國侵佔，受香港政府管轄了。可歎可歎！

但是香港本是一個荒島，英人以前居然要割據去，就已經有了眼光；以後又築成一個東亞有名的商埠，更是極有本領。一方面我恨牠的帝國主義，一方面我又不得不佩服牠的經營能力。我國要雪國恥，還要培養這種才幹纔好，否則即使他們拱手將香港送還我們，我們也辦不好。

我在香港最苦的是方言不通。粵語我本懂得一半，也說得一半。然而有時還要指天畫地的和啞子差不多，他們也不能完全理會，所以就我個人言，也好像到了外國一樣。我對於方言能說好幾種，譬如北京話，上海話，福州話，重慶語，南京話，等等，都可以對付，惟獨廣州語程度最低，這次就吃了牠的虧。方言如

此不便，也是國家進步的一個障礙。

游廣州

崇瑤

我在上月偕同幾位朋友在怱忙中離開上海，經了七日的海洋上生活，才到了廣州，我們久仰着的南國，憧憬着的革命發源地。

一離開上海，什麽都覺得不便當，尤其是言語，雖然我不是上海人；路上經過廈門，汕頭，香港等處，我們吃了不少的虧。

終於目的地到了，所以大家都感到興奮與快樂，那是在一日的上午正九時。經了一陣的接洽，我們住定在河南機器總工會。

首先第一個印像映入我們眼簾的，便是廣東人組織能力的表現，大規模的工會中的各項井井有條，各部份工作，如印刷廠，夜校，劇社，娛樂等等，在在使得我們滿意。其次便是有秩序的精神，這是由各方面見到的，比如坐船渡海，上

車下車等，隨時可使你如此感覺到．

原來廣州是分做兩部份，一面叫河南，一面叫河北，這是爲了珠江經過，所以劃爲兩部了．河北就是廣州市，河南到河北，是有小船可坐，或坐電船（上海叫汽艇）亦可．前者是銅圓一枚，後者三枚．上下船是有一定的，下岸的人未完全登岸時，上船的人都不得入船．這種秩序很好，行時絕不擁擠，也不像上海的爭先擁後．買票也是一樣，我每天跑來跑去，至少七八次，從來沒有見過一回吵鬧爭鬬的事．

就以我們坐船而論，如果在上海，你陌生人一定會吃虧而被敲竹槓的，但是在廣州我們叫了好幾次的船，講定的價錢就是了，一點沒有敲竹槓，並且什麼搬東西等都在內，一點也不嚕囌討厭，敲竹槓的地方實在很少．

在廣州市政本來有名的，所以關於其他市政方面的，這兒不多談．不過馬路實在是寬，大，多，處處都是柏油路，最有名的便是永漢路等，那也是熱鬧的中

心區域．其次如長堤馬路，就在江邊，先施公司及大新公司，同樣地像上海一般高聳竪立着．那紅綠的電燈，熙攘的人們，熱鬧的店舖，正與我們置身上海無異，除了所講的話聽不懂而外．

那最使你奇異同時也使你永不會忘記的，便是無論在什麽地方找不出一個乞丐，絕對的找不到像上海這樣多要錢的叫化子．這一點不能不推他們辦理市政者良好的結果．嗣後我們到社會局參觀，那位伍局長親自出來接見，很客氣地告訴了我們許多的事情，原來他們辦有救濟所，街上一切游民，無論男女老幼等都一齊弄進去，教養並作工，現在設有好幾處，收容了六七千人，爲了時間關係，我們未去看．此外又有平民教養院等也似乎一類的性質．他們辦了一種說是別處沒有的『婚姻註册』，爲的是保證合法婚姻起見．章程上訂有凡婚姻註册者得借該局大禮堂爲禮堂，所以我們看見了許多結婚的伴侶的像片高掛在四壁上，起先我們還莫名其妙哩．

復次是交通方面，最通行的便是公共汽車了，據工會裏說有十一路，每天有一百多輛來往．廣州的道路既好，而車子又好，所以行駛很安適，我們由倉邊街到黃花崗，那是鄉下了，離城很遠，然而時間却很快，比上海的租界裏公共汽車還要舒服，上海華界的真是望塵莫及了．車資呢，不論遠近都是一角，並不像上海那樣的麻煩費事；停車站是沒有的，隨時隨地都可上下車，方便之至．電車沒有，軌道是安好的，據說是營業不振不開行了，但我們也沒有問得真相．其他的就是黃包車了，車子都較上海好．我們很少坐它，因爲第一言語不懂，第二在馬路上游蕩也是我們樂願的．

在每條馬路上，除了立在路中心指示來往車輛的警察外，還有一種警察，每隔一條就有的．前者是叫交通警，專門指示路綫等的；後者叫學警，是經過了二年的訓練所學習方出來擔任的，管理巡查路上一切事件，我們每當找不到路的時候，便去問他們，有的能夠說普通話，有的不能，大都很客氣向我們指示．

關於娛樂方面，有很多的公園，如中央，中山，海珠等。規模大的便是中央，我們一疲乏時便常去裏面休息。內中有運動的地方，有游玩的地方，有發音機二座，有時放音樂，有時放名人講演，我們第一次便在聽放送總理演講哩！有的講廣東話，由朋友們翻譯聽，覺得格外有趣。由中央公園左邊出來向左走，便是所謂觀音山了。山上正在造總理紀念塔，山下在造總理紀念堂，都是很偉大的工程，我們慢慢走上去，又去看了那陳炯明反叛時放的砲。山左面有博物院，聽說沒有開放，我們便未曾去。其他黃花崗，白雲山，荔枝灣都是很好玩的地方。再其次便是那偉大的茶樓了，在別處是很少看見的，每條路上都有五六層高的大洋房的茶樓，有的七樓，有的六樓，佈置與設備及價目與層數合成正比例，愈高愈貴，大概每樓逐加一分，有的也有說書的。大概他們商量什麼事情都在這裏面了。我們好奇地玩了幾次，覺得很適意，尤其是那隨時可買的廣東特有的名點心等。據說上海北四川路也有，不過規模不大罷了。在河南我們常見到利發公司，那

是賭所，在廣東賭是公開的，便由這個公司包辦，所以處處見到這個公司，又有什麽禁烟公所等，聽說這種收入算是最大的哩．至於戲方面以影戲為最多，廣東戲次之．我們吃飯就不得了，有一次我們十幾個朋友尙未吃飽而便巳化去了十幾圓，其他小吃等也要捐．

此外到處都觸入你眼簾的，便是所謂彩票了，什麽卽日開獎，頭彩二萬元……等隨時隨地都可見到，似乎這般店舖也比較的多，也似乎很興盛，祇可憐了辛苦積下來的平民的血汗，却都送在裏面去了．

最近廣州有幾樁大的工程，如像自動電話的裝置，自來水的改良以及渡海的鐵橋，都是很偉大的．鐵橋還祇造好一半，在三月裏也許可成功了，那末河南河北的交通便利不少．在現在河北最熱鬧，河南正逐漸在修道路，改良一切，鐵橋築成後，那繁盛是指日可達了．

最後廣東人待人的誠摯，及他們那種忍苦耐勞的精神，處處都很使我們佩服

而欽敬的。

謁中山先生故居記

耘愚

孫中山先生的故居在現在的中國——或者竟是世界——差不多已成數一數二的名勝了；凡是到過廣東的人，沒有不想去瞻仰瞻仰的；我最近恰巧因事到了先生所生長的廣東中山縣，當然是不肯放過這個機會的。

先生的故居是在中山縣屬的翠亨村。看這『翠亨』兩字的名稱，已經覺得是很幽美而又很康莊。村臨岐關汽車道傍，全村約五六十戶，屋子的大門都是坐西向東，獨有中山先生一家在村的南端，門是西向的。

說起這個村子的形勝，確有一點特別氣象。村的前面，是一片濃綠葱蘢的田禾，後面和右邊是一帶很整齊茂盛的樹林，左邊有山，他的高峯叫着犂頭尖，後面再遠一些更有五桂山的遠峯，右邊也有山，兩兩相對，如互拱揖。遠遠望去，

一層一層的峯巒，皆現出和平顏色，令人感覺到無限的愉快．右邊臨汽車路傍，有小溪一條，淺水平沙，其上蔭以老樹．

中山先生的故居是一座舊西式的樓房，游人到了岐關汽車路的翠亨站，一下車，便已映入眼簾．

小小樓房，連着三間，正面上下，均有騎廊，形色樸素，毫無文飾．前面闢出一個小小庭院，有短短的牆圍住．庭院內清潔無塵，左邊有酸子樹一株，依牆而立，高與簷齊，這是先生的尊人所手植的．右邊有井一眼，是樓房建後鑿的．據說當樓房未建時，這眼井的地位是在舊祖屋的房內，曾放着一張床，中山先生便是在這床上出世的．宅門開在西面短牆當中，門外直對一個園林，林木皆是松柏之屬，獨有一株老榕樹，伸條成蔭，狀極奇特，樹林之下，設有石凳十餘條，到此一坐，心神澄清，雖在驕陽肆虐之際，也不覺着牠的炎威了．

中山先生這座屋子的年齡現在已有三十九歲了，大致在前清光緒年間蓋的，

當時由先生手製圖樣，商得堂上同意，建築起來。屋內正面有懸置先人影像的祀堂，兩邊牆上有先生給予姪題的字。樓上房內先生舊時所用的床帳箱籠，仍舊陳列着。壁上懸有先生二十歲的一張小影，神采英秀，奕奕動人。室內無人，據說只有中山先生一位老姊住着。

我們到先生故居時，是十九年八月七日，同行者尙有兩位，恰巧這一天先生的老姊不在家，往澳門去了。所幸招待我們的有一位陸華禧先生，我們從他的口中，居然聽到不少關於先生幼年的軼事。這位陸先生也是這個村子裏的人，小中山先生六歲，中山先生奔走革命，他皆是隨着出生入死的，先生幼年常常和他在一塊兒游戲，所以他知道先生的軼事獨多。

我們和陸先生談話的地點，最初是在屋子內，繼而出門到樹林下，後來又同到宅南車站小溪邊。他說：

『老先生蓋了這個屋子以後，因爲革命，四方奔走的原故，在屋子內住的時

候很少；可是這個屋子和一個村子，四十年來被專制政府的官吏兵丁來蹂躪，已不知多少次了。

『這一個村子的人，隨同先生革命，因而喪失生命的，已經有六個人。

『先生初年的時候，生性很剛烈，好打抱不平，看見村子裏孩子們有什麼爭吵，他總是幫助被欺侮的人，動手打那欺侮人的人。

『他幼時常常叫我找些小砂子，幫他製火藥，用小砂子和着硝磺，加布裹成一包。他說，這是最好不過的地雷。我當時比他小，又佩服他，自然願意聽他的指揮。可是有一天竟然鬧出亂子來了，他把一包叫『地雷』的火藥，放在一家當押店門口燒放起來，轟隆一聲，驚得店內的人亂奔亂跳。

『他小時讀書很聰明，讀過便不忘記，但是他絕不願意在書房內久久坐着，出了書房，便去做各種游戲的工作，他歡喜種樹，也歡喜修路，現在村子裏的樹有不少是他幼年栽的。

『這個澗溝（指車站路過的小溪而言），是他老先生小時游泳的地方，這個把戲，我也是時常和他一塊兒做的。他還好爬樹，這幾顆樹（指溪上樹而言），是他老先生常常攀登的。』

這位陸先生身體很肥胖，性情很和善誠懇，談時娓娓不倦，並且自稱所說的是普通官話。

我們是上午十時到翠亨的，離翠亨已經十二時半了。登車以後，還是常常回首望那形色樸素的舊西式洋房，和那現出和平顏色的山峯。

歸途，復成記事詩一首，現在順便把牠寫在下面：

謁中山先生故宅

驅車翠亨村，言訪中山宅，舊列四面楹，黯澹少文飾。室內何所有？縱橫數凡席；手澤煥然新，書以授子姪；壁懸少時影，神采殊奕奕。室外何所有？一井當井側，有樹與簷齊，先人所手植。開門見夕陽，松柏列千百，老榕姿益奇，重

蔭亙百尺；南北諸峯巒，相對如拱揖。宅外橫小溪，先生夙游息，導者爲余言，言罷轉沈默；奔走四十年，赤手建民國，居室乃如斯，奚殊禹與墨？遙望紫金山，陵墓何巔岌，生死異其居，斯理誰能釋？

從洛陽來

胡爾

記者本定於一月三十日動身赴法，一切赴法手續都已辦好，不料一月二十八日日帝國主義者在上海大肆轟炸，使得交通不通，到了二月二日，停於下關江內之日軍艦又大發其砲，以致南京人民日夜不安，政府又於此時遷都洛陽，記者本一預備離國之旅人，南京既非故鄉，離國又不可能，乃於二月三日早晨決定到北方一遊．洛陽既然是臨時的首都，記者以爲到此一遊甚有意義，卽於下午二時過江．在那時見着下關的店門都已關閉，人民都朝城裏搬，而城裏也不乏人民向城外搬，朝城內搬的據說是得了政府的通告的，至於向城外搬的大都是往外埠去避難者，人心惶惶的神情在每個人的面孔上表現出來．我過江時碼頭上已沒有人賣票，登了浦口的岸上時也沒有人收票．火車站裏稀稀疏疏的沒有幾個人，一到售

票處去問何時有車開出時，據云只有下午七點半鐘的一班。而這班車也是昨日說開出只開到浦鎮又轉來的，因爲那時有許多人沒有坐位，把車頂都佔滿了，怕闖禍，只好停了下來。我到車廂時，所有三等二等頭等與乎頭二等臥車都已有人滿之患。門角落，行人道，厠所旁邊都已佔滿了人。平日只做紳士們吸烟喝茶的餐廳會客廳也不乏衣服襤褸的同胞，這車裏不論是闊的窮的都聚在一塊，而且每一個人都沒有帶一點笑容。我也只得在人叢中找了一席地，看着人是越來越多了，男的女的，沒有位子的失望使得他們匆忙的來去走着。我這時想起法國某小說家描寫歐戰時人民逃難的情形，我想也不過是這樣吧。

車第二天早上十點就到了徐州，我在徐州會着了一位韓國朋友，他深深的責備我們南京的民衆，他說日本人還沒有打來你們就跑了，可見南京的民衆是沒有訓練。他這句話大意是說中國已經是革命的了，人民爲什麼還這樣貪生怕死呢？，自然，我是有幾分慚愧，不過怎能怪南京的民衆不好呢？說到訓練，什麼人去訓

樣？政府根本就不要民衆，所以平日對於民衆完全是隔得遠遠的，現在禍到臨頭了，比如東北，張學良有幾十萬兵不去和日本人抵抗，結果是民衆遭殃，有了這個教訓，南京的民衆不曉怎麼辦呢？如果政府抵抗，人民與政府平日是互相聯合的，自然民衆會作政府的後盾，那時全國民衆皆兵，難道還會怕日本幾十萬小兵嗎？我的話不過是和他解釋一下南京民衆所以驚慌的緣故罷了，他聽了倒現出頗以爲然的樣子。

到洛陽是必坐隴海鐵路火車的。隴海鐵路的火車除了快車還比較的可看外，慢車都是用悶車改的，設備是一點談不上。車內污穢，連電燈也沒有，這車要算是全中國最可憐的車了。從前我聽說過隴海鐵道的車本是爲全國之冠的，我問一個同道的（他是河南人），他告訴我：『河南因爲數年的戰事，所以弄得人民痛苦極了。談到車麼？因爲軍事，扣留，炸毀，弄得一塌糊塗，所以才如此糟糕。』我想民國十九年河南的大戰，××軍與××軍死了幾十萬人，炸毀了車，弄到

一點小建設都毀壞無餘，無怪乎見了日本人的兵與槍就跑了幾百里了？唉，內戰的精神，內鬨的精神啊！

我到了開封休息了三天，在開封可值得介紹的是河南博物館．河南博物館裏面關於商周時代的陶器頗多，甲骨文材料也頗豐富，該館保管部主任語我，在此館陳列之物都是已經被人選擇過不要的了，好的東西，尤其是甲骨文方面的材料陳列的只有十分之二，十分之八是在××的家裏，我們中國人做事情這倒是一件特長！無論什麼好的東西都喜歡一個人收藏起來，沒有把一種文化貢獻給大家的精神！

一經過鄭州，往洛陽的途中要經過十一個山洞，而這一帶的人民大都掘土洞為屋，大有古代『掘穴而居』的形態．詢諸同車人說：這地方很乾燥，入土三丈尚不見水，掘洞比造屋為低廉，大概一洞只須數圓或十數圓，三兩日即可成功．土洞之好處，冬暖夏涼．土洞之形勢多為門形，深長不一．我們古代的英雄薛仁

貴就是在這地方生長，唐朝時代的遺風今日猶能目睹，不能不說是有眼福了。

到了洛陽已六點鐘，據車夫說六點鐘就要關城門，我只好在城外找一個旅店住下。我住的旅店名火金台，一人每日四角洋錢，屋子裏灰塵堆積寸許，但似這樣的地方，好幾個中央委員都住在內，我以為這到是很應該的，中央要人們在南京時每天出必汽車，住必洋樓，來此地方切切實實地吃點苦，多和民衆接近接近，以後也許可以少在會議場中發空議論。洛陽地方戒備森嚴，夜到六點即關城門，乃因土匪為患之故，雖如此，城外仍常有土匪搶刼案件發生。

中央各部院都設於各學校，門口貼一張紙條，比較起南京的洋房來差得太遠了。不過奇怪的是中央各部院把各學校佔領，使得各校不能開課，這似乎是有點摧殘教育的嫌疑，而洛陽地方，政府未搬來之前市上均用『錢碼』，自搬來之後，什麼東西都改用『洋碼』了。洛陽尚未有電燈，也沒有影戲院，沒有鉛印機，也沒有好報館，縣黨部出版了一個洛陽日報是石印，編輯法之不良，印刷之錯誤

，似乎不像是一個報紙，但洛陽從來沒有過報紙，這日報一出版，居然一日千份還不足售，最大原因是人民都相當地留心到日本人在上海的殘暴行爲和我十九路軍殺敵勝利的消息。洛陽的學生比較沉悶。洛陽的婦女百分之百都是小脚。最近縣黨部組織了一個婦女小足解放會。洛陽的軍人記者偶與之談，多願到前方去殺日本人，似乎對於這事到很有决心，對於內戰則絕對不願參加。洛陽共計有四個中學兩個師範。沒有女子中學，只有一個女子小學。洛陽地方水頗貴，所以用水不易，人民生活儉樸，上海南京的奢華習氣一點沒有。汽車，摩登衣服，高跟鞋，都是政府帶來的。洛陽本是歷代的名都，所以古跡甚多。司馬懿，關公等之墓均在此。離洛陽二十五里有一個龍門，此地佛像最多，可以說滿山皆佛，佛均石刻，工程頗偉大，只是所有的佛頭均沒有，後經調查，始知爲日本人買去。一般當地的人希圖小利，將數十萬佛頭賣與日本人，可見我們中國人愛護古物的精神太沒有了。

記者在洛陽住了將近一個月，大病一次，依照土話說來大致是水土不合之故吧？在這些日子裏値得報告讀者的是記者訪了好幾個中委，他們向記者說，洛陽物質建設不好，不贊成在洛陽建都。記者對於此事有一點意見，國民黨近年來老實走上腐化的路上去了，所幹的工作除了造幾座洋房和修幾條馬路（借用宋慶齡女士和戴季陶談話，見大陸報）外，實事上是與民衆隔得遠遠的，這最大原因便是一般黨員與委員都把國民黨作爲一個當官的黨，不是革命黨，換句話說，只是顧到某部份人的特殊利益去了，忘却了民衆的幸福。現在到這種地方來嘗嘗苦味，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我病愈卽動身返南京，途中所見惟一車一車的難民，那種菜色的面容一見就令人流淚！

潼西道上

公樸

前年我國西北諸省之大旱災，赤地數千里，餓死人數達二百萬，其中以陝甘兩省爲尤甚，僅就陝西而論，災民卽逾二百萬，餓死者近百萬，達全省人口三分之一强，慘酷情形，不堪想像！至去年漢口等處水災爆發，於是擧世目光復急由西北而轉移中部。當我國民衆正在如此水深火熱慘禍之下，急喘未息，日人則乘危入犯，侵我東北，更進而稱兵淞滬，於是刼後餘生之千萬災黎，舊創未復，又遭國難。國府宣言長期奮鬭，遷都洛陽，旋復以西安爲陪都，積極完成潼關西安間之鐵道，及陝甘間之汽車交通，而黨國要人亦相繼奔臨，高唱陪都建設與開發西北之大計，於是此哀鴻徧野之災區，始因外患而見重於國人！顧政府雖至國難時期爲逃避計而始重視西北，陝西現狀則不能隨此種臨時抱佛脚之心理而卽能有

所改善也。

記者於上月中旬，便道往遊。隴海路僅達潼關，由潼關乘汽車赴西安，需時近半日，沿途名勝古跡，到處皆是。未達潼關時，則有涵谷天險，上有老子騎牛之像，進潼關城後，首入眼簾者，則爲三國時馬超刺曹操時彼藉以脫身之大樹，樹高不及二丈，惟粗逾四人合抱，枝葉尙盛，但是否爲曹操之脫身物，則無人敢證矣。華山離潼關五十餘里位於華陰縣之南，五峯矗立，秀麗絕倫，山中風景之佳，說者謂爲五嶽之冠，洵非虛語。曾任河南都督之胡笠僧將軍墓即在華山之麓，並建有專祠於墓旁，吾人遊山之時，適爲胡氏逝世之日。是日本擬參觀直屬軍政部之華陰兵工廠，因時間忽促，僅略看該廠機關槍分廠，據云該廠規模完備，出貨成績亦佳，惜經費不充足，難於更求精進耳。最可歎者則爲子彈不良問題，當試驗時，每發現子彈內無火藥，或有其他毛病所生之阻礙，蓋由於造子彈廠方面失職所致也。按我國現有上海，漢口，徐州，鞏縣，華陰等兵工廠，大多數爲

袁項城時代所設立，當時袁氏爲免除危險計，特定一廠造槍則不造彈之例，如造機關槍廠，其機槍子彈則由漢陽或其他不造機槍之廠部造之，餘如步槍手槍等亦然，使彼此互相牽掣．袁氏防範部下用心之周密，於此可見一斑，但其爲人純爲私己動機所籠罩，終致身敗名裂以死，雖用心周密，於事何補？

在車達西安城之前，先抵臨潼縣，離西安四十里，相傳爲秦瓊救唐太祖李淵之處．楊貴妃沐浴之溫泉華清池即在臨潼山下，泉水溫度適宜，爲全國冠，現在結構亦甚精美，依山而築，曲行有緻，聞專供女客用之浴池，即當年楊貴妃香浴之原處云．室內陳設精雅，並有楊貴妃出浴之小影一幀，有人謂係眞跡，亦姑妄聽之而已．途經灞橋，橋下沿河兩岸，楊柳分垂，蒼翠欲滴．過灞橋五里許，即抵長安古城廓，乃與來迎之友人進城，城牆之高大整齊，城樓之美觀壯麗，則又爲此秦漢古都所與吾人之深刻印象也．

以上所述，爲記者自潼關至西安道上關於名勝古跡之聞見，其他若政治，教

育，以及農村經濟現狀，容另篇續述，惟在本文結束之前，記者在隴西道上所最觸目驚心者一事，不得不提前一述者，即鴉片生產之豐與陝人吸烟之多是已。

記者在潼關城內隨地遇見吸烟之人，乃以詢諸友人，始知鴉片在陝西爲公賣品，且以鴉片爲本省所產，價格較廉，老幼男女，無論貧富，吸者甚衆，雖貧如乞丐，亦有吸烟資格，赴華山時見兩旁田中罌粟滿地，此種現象，在陝西已十餘年如一日，吾人大驚小怪，陝西同胞或將笑我輩少見多怪耳。益以執政者歷年以來因陝省人禍天災之頻仍，老百姓中不餓死者亦泰半赤貧如洗矣，故政費之來源，竟藉此毒物爲主要之收入，飲酖止渴，何以異此！不知袞袞諸公亦嘗於深夜捫心，一念及此否？

南游印象

方剛

我們家住遼甯瀋陽東北大學，暑期到平津一帶遊覽，雖然一半是由東到西，亦可以算『南遊』了．

我們同行的三人中一是我妻微華蘭，一是我的至交卞彭．我們的計劃是先到北戴河海濱小住數日，次到天津採辦種種用品，然後到北平大玩而特玩．於是在七月六日晚乘北甯路的特別快車啓程了．我們為甚麼一定要坐特別快車呢？原來因為平常的快車與客車是通用免票的，就是二等車，也擁擠得坐位都沒得．

車將近瀋陽南滿鐵路車站的時候，從一座鐵橋下行過．據說張作霖被炸就在這座橋下．我見報紙上載張在皇姑屯被炸，我總以為皇姑屯離瀋陽還有一段路，那知就在這裏，就在日本的勢力範圍內．半夜裏車到溝帮子，旁人大多數睡着了

，我還在向車外探望．聽說曾有一次鬍匪想來刼車，於是兵匪在此大戰一場，總算匪敗而去．我伸頭向外探望的時候還未免存了一點戒心．

天亮了，車快到山海關了，瞌睡的人亦都醒了．尤其是我們提起精神，熱心的盼望牠，因爲我是沒有經過山海關，而我妻連長城都聞名而未見面呢．（編者按，儆華蘭女士係美籍）．她的高興，她的得意之處，非處她的地位不能領略．但聽她說：『哈！哈！現在我可以告訴人我已經見過中國的長城了！』

我們在北戴河所住的是卞家，那時候他們家裏有卞彭的母親及妹妹．我們大家每天上午約了男女朋友們去海濱游泳，就是中年的卞夫人亦毅然下水，陪了我們享天然的快樂．午後因爲天氣很熱，大家都去休息，不過到了四五點鐘又活動起來了，我們總是乘這個時候遊山玩水，或者尋人談話游戲．在北戴河避暑的人大都睡得很早，起得亦很早，他們的生活最近自然．我們此次在北戴河不過住了九天就漸漸覺厭了，這是因爲我們沒有一定的事情可做的緣故．如果有人肯來研

究學問或來操練身體，決不會覺厭的。就是事忙的人乘禮拜的空來休息一兩天亦是最合宜的。但是我在北戴河所見來避暑的中國人少極了，就是來的人亦不一定能充分利用這個機會。放着這樣好山水聽憑外國人去享用，豈不可惜？然而有一點很使我高興：北戴河的居民雖然外國人較多，而市政仍在中國人手裏，一切均操之於公益會，這個公益會可眞能增進公益了。我看了北戴河的市政，就不相信人家說中國人沒有管理的能力，可惜這樣的人才不多見，恐怕就有亦不易施展其才力耳。現在有一件事足證北戴河的公益會沒有盲從外人而獨具隻眼：就是他們在北戴河敢禁用汽車而把馬路修得照樣的好。小小的一塊地方本來用不着汽車，而且既是避暑之地自然應當使牠清靜。我敢說像北戴河這樣的避暑地就是在外國亦不可多得的。

我們在天津依舊住在卞家。天津本是市儈之地，毫無足紀。不過我覺得天津雖說事業衰落，比起我八年前所見的天津已經發達得多了。我們在五天內居然亦

享享不中不西的城市生活，譬如買需要的物品，坐坐汽車，喫喫起士林的點心，看看有聲電影是也．

七月二十二日由天津動身向北平，快要到目的地了，故都的城牆已遠遠望得見了，莊嚴的正陽門已立在我的幻想前了，不知不覺我的心亦跳得很快了．在做華蘭，這是一個久想而未到的妙處，她的心跳得快些是很自然的，爲甚麼我亦是如此呢？我從十三歲到二十一歲在清華學校讀書，當時並沒有覺到北平如何的好，爲甚麼過了八年就這樣的喜歡牠起來呢？現在我可明白了，我們對於許多別的東西何嘗不是如此？故鄉久離後重到時便覺得有意思；朋友情人亦是久別而相逢時更親熱；中國在我未出洋留學前樣樣都不好，回國後在不好裏亦看出好處來了；父母妻子相處時常常鬧意見不和睦，及至離別了纔覺得到底是一家人，決不能永遠分散的，於是常常想念大家的好處了，所以死人總沒有壞的！我現在不啻拿北平看做我的第二故鄉了．

我們在北平住在卞彭的親戚家，他家在東城蘇州胡同，所以我們的一切活動都是拿這裏為出發點．此行本來為休息，為換換空氣，所以我們的舉動非常的自由．不過北平對於我決非祇是一塊死的地方，乃是許多朋友及師長的家鄉．我前說天津是市儈之地，北平正與天津相反，乃是文化之區．

從表面上看起來，北平亦可以算進步了：八年前電車已有人建議而未起首設備，現在可有了；馬路新式的我記得祇有一條長安街，現在不止一條了（不過聽說這一點兒建設還是在張作霖時代實行的，後來竟沒有繼續下去）；公共汽車亦是新有的；名勝之地亦公開了；以至於戲院裏的男女合座，飯館裏的競用女招待，足以表示女子的地位抬高了，而男女的關係亦顯得自由大方了．

北平的名勝之點眞不少：有的是屬於文化的，如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雍和宮，國子監，觀象臺，北平圖書館及清華燕京兩大學；有的是屬於建築的美的，如天壇的祈年殿，前清皇宮，頤和園，城樓，寶塔，乃至於協和醫院及在試

驗中的北平圖書館館所；還有屬於天然的美的，如中山公園，三海，天壇的樹林及西山各處．至於收拾的乾乾淨淨，像普通公園的地方多得很，甚麼三貝子花園呀，景山公園呀，城南游藝園呀，先農壇呀，十剎海呀，都可以供遊覽．我在美國波士頓的時候常嫌公園太少，中國其他城市更不用說了，然而北平的公園何其多！北平又是以『京戲』著名的，楊小樓梅蘭芳余叔岩等都在那裏唱．

我所喜歡於北平的還有一樣：就是北平有種種藝術的作品可買，如雕像古玩書畫碑帖等等，現在又加了一樣，就是許多舊的西文書，這些東西又何其雅緻呢？總而言之，我所認識的朋友們凡是到過北平的，都說北平是中國最美的城市，而我們這次大玩後的感想亦是如此．

從北京到大同

萬孚

從北京到綏遠有一條完全自辦的京綏鐵路，這是大家知道的。在這條鐵路的半中間有個地方叫大同，是山西雁門道的一個縣，前清時是個府。自北京到大同大約有七百多里，火車要走十四點多鐘。這中間大站有南口，居庸關，八達嶺，宣化，張家口，陽高，大同。

在今年五月裏，我因爲去大同看一個朋友，得遊覽這許多比北京更西北的地方。現在寫出來，一方面追記過去的遊蹟，一方面給許多沒有去過那些地方的人知道一些特別的事：

五月二十九日早晨由北京西直門車站搭車。車是從京津鐵路上的豐台開來的，所以月台的人都在伸着脖子等着。他們所帶的東西之多與笨，是沒有親自見過

的人想像不出的：一個大舖蓋包，那腰圍足足比他自己的身材大四五倍，這包是背在背上的；手裏拿的可多啦，大包小包提得滿滿的，大都是從北京買的雜貨。我們拿不慣的人，必以爲這許多同時背着拿着的人怎能擠得上車，可是他們的能力眞大，有時他們上車了，空手的人還是站在月台上。他們遇着車門不够，就在窗上鑽進鑽出！他們不理會行李要打行李票，落得那列行李車，除了一些郵包外，只有兩三個人。

我們擠上了一列平常是裝貨的車，那人數之多而亂，簡直同一籠滿滿的亂七八糟的包子一樣。强一些的已經佔了一席地——因爲全車都沒有一張椅子——把他的行李包兒打開來舖在地上了；弱者連站一雙脚的地方都沒有，如果站着那强者所舖佔的地位，是要挨罵的。弱者以老的，女的爲多；强者大半是便服丘八。

我在這列車佔有的地位是在門邊的一隻煤球簍上，把在月台上買的報紙蓋上，倒成了一個比較舒適的坐位，還可以依着門，看看外面景緻，吸一點新鮮的空

氣。

有座位的車，貼上了『軍用車』的條子，裏面只有幾個兵，可也沒有人敢上去，所以散佈在那樣大的月台已經是滿滿的人和包裹，都擠在這兩列裝貨的車子上。

我的簍子周圍的人是很有趣的。後面是一個便服丘八，他嫌他躺下來的地位不夠，所以把一隻大而且髒且臭的脚，放在我的蓋了報紙的煤簍上，與丘八爲鄰的是一個說山西話的買賣人，他用他的笑臉和一聲聲的『老總』，換得在那丘八估有地內坐了半個屁股，並且時時注意不要觸犯了那只灰老虎。在這個人的隔壁是個女人，懷裏抱了一個兩三歲的孩子，把她的小脚盤起來坐在一個衣包上，那雙小脚上不斷的有蒼蠅停着。她因爲怕把車票丟了，所以把票子放在小鞋底去。再過來就是一個胖子，關車後不久便呼呼的睡去，嘴張着，唇邊也有好幾隻蒼蠅在那裏工作。再望這邊來是一個力氣大的帶上來的兩只簍子，裏面裝的好像是有

腥味的魚蝦之類，還有水在慢慢的流，那或者是冰水．望遠些看，簡直叫你眼花，都是些帶着愁容的面孔，滿身灰土的身軀，和無奇不有的笨重行李包兒．空氣的惡濁，可以說比公共廁所的氣味還難聞十倍；最難聞的是汗臭味和葱蒜味．蒜味是北方人極普通的味兒，因爲他無論老少男女，無論早餐晚餐，都不可一頓無葱蒜的．此外還有烟味，脚味，以及許多分析不出的雜味！

車外可好！正是初夏天氣，在北方的草木正轉綠發青的時候．遠山近水，都十分的明媚！

火車在那薰風拂拂中走得很快，路旁的垂楊，田裏將黃的麥浪，都在我們的眼裏流過去．只走了一點多鐘，南口的高山隱約地可以看見了．

去年四月裏馮玉祥的兵退出北京以後，便在這裏守了不少的時候．因爲有南口高山的天險，所以張作霖的兵在攻打南口時受了很大的損失，間接的使鄰近的居民受的苦楚當然是很不小．車還沒有到南口車站，便可以看見田野沒有一根綠

的植物，沒有一條整潔的田園。有的却是些戰壕！戰壕的外面堆滿了許多石塊石子，戰壕裏面只是深深的一條溝，什麼東西也看不見。這些戰壕一條條的並列着，據說長的一直到喜峯口！

到了車站，我們隨處都可以看見那大戰的遺痕：被炸彈炸毀了的房屋，被炮轟得半死半生的樹，蓋滿了鎗彈洞的厚牆，以及那些面帶愁容的村夫。

在高山上，那萬里長城就像一條長蛇似的貼在上面。過了南口，我們就在沿山下面走。這山裏有清流，在林間也有鳴鳥，眞叫我忘了是在這只見黃沙不見青的北方了。天氣也起了變化，漸漸的有些冷起來，微微的覺得有點寒意。

我們只是經過居庸關車站，並沒有穿過那城門洞似的關口。車站就在山底下，除了一些郵件，沒一個上下的旅客，即刻開行，又在那蜿蜒如蛇行的山中奔滑着。

將近八達嶺山洞，見有一個銅像，我不能不說說：據說這條路因爲高山太多

，很不容易安軌行車，我們的政府曾請教過外國工程師，他們說不易辦．有一個姓詹的中國人，名字叫天祐的，他擔承這個責任，努力的去修這條外國人以爲不能修的路，開山鑿嶺，慘淡經營，終於成功了．八達嶺的山洞可以說是這條路最難最大的工作，所以後人把他的銅像立在洞口，作個紀念．沿途的車站站房上的站名有許多是詹先生寫的．

將進山洞的時候，大家都在預備着，全車的人都有些騷動，用手巾蓋着面孔，用帽子蓋着眼睛，各人都預備着，有的人還在嚷：『快進洞了，快了．』貪睡的人還是在呼呼的睡．

一進山洞，覺得比較冷些，誰知道還不到一分鐘的光景，就覺得熱悶起來．愈進愈熱愈悶，熱得好像坐在不通氣的蒸籠裏：悶得連呼吸都感覺十分的困難，我張開一線眼來看看，車裏漆黑得連自己的手也看不見．大家都默默無聲，只聽見車輪振響．那樣的熱，那樣的悶，我想有些老弱的人一定要受不了，我自己也

只能勉力支持，如果那樣悶上二十分鐘，這一車的人也會像在眞空瓶裏的蝦蟆一樣的悶死了．車走得很快，可是還是沒有走出口．

漸漸的有點亮光了，俄傾豁然出洞！車裏的人個個都挺胸直頸的深深呼吸一口氣．頭額上的汗同水似的淋着．足足走了七分半鐘的山洞，車走的速度似乎比平常快．這山洞有八華里長！當日開穿時的工程，亦可以想見其難了．我回頭看看，只見高高山的下面有一個比城門稍爲大點的洞口，那山就是傳說常遇春把守過的八達嶺．

過了八達嶺之後，接連過了三個山洞，不過都不如方才那一個那麼長，也不覺有什麼難受．過了這些山洞以後，漸漸的又走到平原了．

宣化是一個縣，火車在城外經過沒有看見城裏的東西．城外四圍又有不少的土城，這是很少見的．

在那種土城裏的住戶多少不一定，他們共同合作的用土磚造成一個堡，堡的

大小是依照住戶的多少而定．堡的用處是防盜賊的．有事時，在堡內鳴鑼，住戶就聚集起來．堡的四圍也有門有戶，方向不定是向東西南北的，各適其適罷了．這些堡的名字往往有用姓來分別的，如『柴家堡』，『王家堡』等，不過裏面並不一定儘是一姓，也有別姓的，這些堡散處四方，看來就好像許多小城．不過城牆是一片黃白色，比那黑色的磚城還好看得多．

天氣更覺涼了．着上夾衣還是冷，比起北京來，好像是二季的天氣，四野除了白黃色的堡以外，樹木極少，間或有些白皮楊樹，剛剛才有洋錢大小的葉子．北京附近的麥子已經黃熟，這兒才發穗子．這當然是天時的關係．

車到張家口，已經是黃昏時分，只看那不少的電燈，想來是一個比較繁華的城市．（我回來時到張家口玩了一趟，下面記的是回京時所見的張家口．）

張家口是西北一個大商埠，出口的東西是皮，毛，花生，高粱等等．進口的是供給四鄉以及遠埠的煤油，布疋等等．地方並不大，街市也不算繁華．舖店關

門的很不少，不是因爲夥友罷工，乃是店東停業。這是受了戰事的影響。

那地方的人是在北京也不很常見的。上海更難有了。老羊皮反穿，沒有紐扣，只有腰上一條腰帶。布襪，厚底布鞋，駱駝毛的帽子斜斜的蓋在頭上，面孔從來沒有油光亮亮的時候，老是蒙上一層黑灰土，走起來是慢慢的，這是多數的男人的樣子。女人呢，衣長過膝，袖長而大，能夠再伸進一個頭去。小脚，紅脚布，花鞋。髻上的裝飾品還有我做小孩子時候看見我母親用過的一些東西。名目我簡直不知道。她們年紀大些的是含着支長煙袋『闖闖門』（這是北方人說到鄰居家玩玩的意思。）年輕的間或在門口可以看見，她們也是在看看行人，無所事事。我沒有在街上看見一個在工作的女人。街上有不少標語，像：亡國奴不如喪家狗，不工不食，愛國愛民，這類的大標語，以及許多圖畫。這是馮玉祥在張家口時做的。

張家口有許多地方像大同，我在大同住了六天，比較知道詳細些，所以大同

的情形就可以代表一部分北方的情形．讓我在下面來談談大同罷．

離開張家口，夜色漸漸地罩了下來，近的東西有些模糊，遠的已經看不見了．在我們坐的那列車裏，不說電燈沒有，就連一支燭火也沒有；唯一的光就是有時有人擦火柴抽煙，從那一根火柴的光看得見坐在車裏的人們大半都在合起眼來休息了，有的還張着眼的．外面只是漆黑一片，一點星火也沒有；天上起了更黑的烏雲，想來是要下雨了．我們就在這黑沉沉的夜裏飛奔．

早晨三點半鐘我到了我的目的地大同．下得車來，只是冷得發抖，我已經穿上了夾衣，裏面還有絨衣，可是還有點支持不住．想起昨日在北京上車時，一件單衣還要流汗的情形，好像是幾個月前的事似的．

站台上的人不少，上下的旅客也很多．可是還只有手提燈籠的微弱的光，看不很清楚，只見密叢叢的漆黑人影在擠來擠去．

我事前曾告訴我的朋友，請他來站台接我的，我找遍了月台的內外也不見他

，這眞叫我着急．在一個從來沒有到過的地方，在深夜時，我不知道怎樣是好．

車開走了，月台上的人也漸漸散盡．我只得隨着一個手提小紅燈籠的客店的接客到客店裏去．在途中我才知道這站台離大同城還有三里路，那城門在下午五點半鐘就關了，到早晨七點才開，據說那時正在戒嚴．我想我的朋友一定是關在城裏出不來了．

到客店已經四點半鐘了．我就坐在炕上等天亮進城．雖說很辛苦，那樣冷冰冰而且又極髒的磚床上，我也睡不着．

天亮後，洗完臉；忽然我的朋友跑來了．昨天他果然是關在城裏，說了許多好話，守城的兵也不放他出來．今天早晨，他挨家客店詢問，問到我住的這一家，櫃上的人告訴他有一個客怕是日本人．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猜我是日本人，也許是看我不肯睡磚床（其實是太髒）和說着與他們山西話不同的北京話的原故．見着朋友的快樂，這我可以不必說的．

大同的街道很寬，當中的大路因爲驢車牛車壓的原故，弄得極其不平．簡直只有牛騾才能走．兩旁的支路可很好，是用磚砌的．十分整潔！他們沒有清道夫，每天下午到了四五點鐘，兩旁的店家都有人出來灑水掃地．家家都掃，雖是各人自掃門前土，也就把兩旁的路弄得乾乾淨淨了．據說這是他們的習慣，並沒有什麼明文規定．店舖不很多，還算整齊．

再來說說大同的特別的事：

大同之在山西，正如蘇州之在江蘇．山西的人都公認大同是水土好，出好看女人的地方，可是我在那兒作客七天，並沒有使我默認他們的『公認』．在北京的人，常聽說到大同有兩椿不可不看的事；一樁大的一樁小的，大的是雲岡的大石佛；小的是大同女人的小脚．我預備去看石佛的那一天，不幸被奉晉緊張的空氣迫了回京，這大的沒有去看；小的可看見了．

他們的脚纏得那麼小，簡直叫沒有親見的人難以相信．只有羊蹄大小，直徑

只有二寸多，過三寸的人家就以爲是大了．在從前的女人走進門時，小脚的是脚先翹進來；大脚的呢，先伸頭進來探探再敢伸脚．可見她們自己是以脚小爲榮耀的！她們在家裏是扶坑扶壁的，在那佔了一間房七分之五的坑上是跪着爬的，用不着脚．出門就坐上車，上下簡直非人扶着不行．困苦到這般地步！

我的朋友告訴我：大同的女人極好穿戴，因此一個丈夫不能擔負他妻子的費用時，她可以公然的再選兩個供給費用的男子．有的男子以自己的妻子出租給別人，立合同！簽押！這已經是一件極平常的事．

在每年陰曆五月十二，她們打盤坐在騾車上，盡力修飾，隨便在街上遊行，自以爲美．此風現在還有．她們脚之大小，據他們本地人說是受了洋學堂的影響而不如從前之小了．

大同的女人是可以那樣的安閑；那些男人可同拉車的騾子差不多！衣服是布的，上面蓋了一層灰黃色的土．那種省儉的樣子，隨便他們身穿的，嘴裏吃的都

可以表現出來．他們說：『快樂莫若睡着，好吃莫若水餃．』那羊肉大葱的黑麵水餃，他們是看爲無上珍品的，平常不是珍品的是可想而知了．

可是他們的經商的能力很不小，往往克勤克苦，白手成家．只要看北方各大埠山西人在商業上的地位，就可以知道他們的能幹了．

北方人是睡在磚砌成的坑上，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大同人也照樣睡坑．他們在坑上有高不滿尺的坑桌，吃飯，作女紅，或者男人寫字以及很多的事，都在坑上做．被褥是摺得齊齊的堆在坑之一角，衣箱也在那一角．有錢的人家坑上舖羊毛毯氈，窮的也有蘆席，沒有光磚面的．女人家在坑上爬，小孩子有一根帶子把他們繫在坑桌上，也讓他們在坑上爬着玩．

坑的下面是空的．可以燒蘆柴，在冬天燒熱了好睡着．大同的人家，在夏天也得燒坑．他們說不燒坑小肚子會感受涼氣的．

滿街滿巷都有許多標語印着，貼着，這是閻錫山的德政，山西省內各城各市

都有的。

大同城內就有二個大和尚寺，他們叫下寺和上寺，上寺的菩薩有五個，竟有一丈七八尺高，並列的坐着。香火並不很盛。

交通的利器，除了兩條腿外只有大車。人力車也有，坐的人很少。大車是隨街都可以叫着的。

現在還有不少的地窖，是去年馮軍在城內奉軍攻城時，居民就在地窖裏過日子的，城牆的外面還有不少的槍礮的創痕。

七日回來，見聞不少，此行總算不虛了。

萍蹤寄語

汪梧封

(一)南滿車站

我這次赴法，路過遼甯的南滿車站，深歎是我國特有的奇突現象，東三省是中國的領土，而日本人居然在那邊築了南滿鐵道；在瀋陽附近，又建起大規模的南滿車站，不，還有日本租界呢！站上買票一律得用老頭票（日本金票），國民政府發行的『孫中山先生大銀洋』，老實不客氣不通用，須得屈駕先兌換了老頭票，纔能買票到長春去。熱血的愛國志士們於是只有兩個方法可以採取了。一個是：依舊愛國，依舊愛『孫中山先生大銀洋』，乾脆不坐日本人的火車，徧勞雙腿步行到長春。再有一個辦法：暫時藏起愛國的旗幟，按下愛國的熱忱，硬着頭皮去遵守日本人的紀律，做『大丈夫能屈能伸』態度（編者按，屈則有矣，伸之

果『能』，不知何日耳！）中國的志士大多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於是都忍辱含垢地採取了第二個辦法——就是那『大丈夫』的行爲！

（二）哈爾濱

哈爾濱道內的地方，以領土言，未曾越出東三省，但俄國人在那邊已經營了三四十年，彷彿是他們的國土了．現在雖給中國奪了回來，俄人的氣勢却依然如故，不曾因此而減少一些．

南滿車站和哈爾濱，這兩處日俄人的勢力，眞是觸目驚心，無可言喻．我現在略舉其大者要者，恭呈於國人之前．文字普通都用日俄文，商店的招牌盡是日俄文——並無中文註於其旁．舖子裏說的話，又是日俄語，雖間有通中國話者，但鳳毛麟角，寥寥無幾，而他們所說的中國話又很不高妙，事情稍爲複雜繁難一些，便不能了解清楚，廢時耗力，結果還是一個『不懂』！在哈滿居家做事的中

國人所以必得通日俄語文，尤其是那班營商的同胞，不然，壓根兒便站不住脚，背了舖蓋回家吃老米飯．我們這些不懂日俄語文的旅客，到了那邊，便困難叢生，辦事棘手了！想玩不能玩，玩也不得痛快．買東西，便又有問題發生，不能如意，真是：動不得手，開不得口，寸步難移，除非你整日價不出門，乾坐在旅館裏吃悶飯，除非你那邊有親戚朋友招待，你就得碰釘子，遭白眼，嘗異樣的風味，發生一種異樣的感覺．

再拿居民說吧，哈爾濱道內約有十八九萬人，俄民却佔半數以上．最熱鬧擁擠的中央大街上來往的行人，十之八九便是黃頭髮，碧眼兒的斯拉夫種．禮拜六的晚上，我與友人閒步於彼處，在街上見到的人，百分之九十九，乾脆就不是我們貴國的『同胞』『同志』了．松花江江邊的幾個游泳場，碰到的客人十之八九也是俄國男女．厲祥莫丹爾是哈埠最大的電影院，幕上的說明，和紙上的節目，也都用俄文，觀客不消說幾盡是俄人了．

還有一種怪現狀，便是哈滿二埠的幣制最複雜，最紊亂。南滿站一處，有日本的老頭票，中國普通的大洋票，東三省官銀號發行的哈大洋票，及東三省以前發行的奉票——一種軍用票，價格已跌落得不值多少錢。哈爾濱還多一種金羅布票，此項鈔票以蘇俄政府禁止外運，哈埠僅有其名而無其實。貨物標以金羅布者，實買時折合大洋計算。兩地的兌換所於是同上海的小錢莊及烟紙舖一般，遍地皆是，尤其在車站附近一帶，兌換時價格都不一律，可以討價還價，余以初到，昧於該地情形，吃虧不少。那時哈大洋每圓合大洋八角，老頭票每圓合一圓八角二分，金羅布每圓合一圓九角三分，奉票每圓僅值二分而已。

為了那不值錢的奉票，我曾鬧了一個小小的笑話，今附述於下，以免後來者蹈我覆轍。我在南滿站附近買了東西回去，以腳疲，想僱洋車代步，問洋車夫：『多少錢？』他說：『五塊錢？』我聽了不禁驚呆着一時說不出話來，心裏想：瀋陽的生活費用竟如此高！於是嚇得連忙默然向前走。

『你說多少？』他趕上來問。

『不要！不要！』我只搖着頭，不說旁的話。說也可笑，這時我的脚也不疲，走路也覺得格外輕快了！其實我只省了一角錢的洋車費！

上海雖中外雜處，租界特多，國幣國語尚可通行無阻；在哈滿却被擋駕，發生問題。

(三)瀋哈生活費之一斑

瀋陽的生活程度比上海還要高，尤其是關於食品及洋貨。瀋陽城內我不曾到，只在日租界流連了幾小時，以此例彼，情形或相差不遠吧。例如同兩個朋友到南滿站附近一個飲冰室去喝了三杯冰淇淋，二瓶太陽牌的汽水，便化了二圓日金，合大洋得三圓七角多了。後來到飯舖裏去吃飯，看見菜單上的價目都比上海貴二倍以上，我們只點了一碗木須湯，一盆白菜炒肉絲，連飯費便需大洋一圓八角

多．飯是五分錢一碗，那隻飯碗比茶杯大一些，盛飯只盛到七分，而又鬆得無可再鬆．眞是又細巧，又雅緻！碰到我們這種俗之又俗的蠢客，可倒霉了！二人一吃，便吃了十二碗．若不知道飯碗是那麽細緻，必將說我們是『大飯桶』了！此處的飯費確令人膽寒，吃又不好，不吃又不好，弄得過客們走頭無路．

瀋陽的生活費已很高了，誰知到了哈爾濱，更可怕！我在哈埠因爲友人臥病的緣故，多住了十天，對於該地的生活狀況知道得比較詳細一些．那邊汽車費並不貴，同上海相彷．電車和公共汽車每段五分（哈大洋每圓合大洋八角，以後都以哈大洋計算），路徑最長者爲二段；車無頭二等之別，較上海已稍貴了．洋車費比上海貴二倍，比北平貴四倍．講到住食，那更昂貴了．最普通的一餐飯也需一圓上下．據久住在哈埠的友人說：『包飯每人每月起碼三十圓，好一些的，得化七八十圓．』我們住在新世界——那是二等旅館——最便宜的房間便得三圓五角一天，添牀每架另加一圓．莫丹爾是該處最高尚的旅館，每間每天至少需費七

八圓，想到在北平化一圓幾毛錢，便可在一個很好的旅館裏過一夜，化二角錢便可在學校內痛快的吃一頓普通的飯，那眞有天壤之別，起今昔之感了！在哈埠吃飯的時候，有一次我拿着筷子，一面輕敲着棹邊，一面嘴裏哼起：『想當年……好不悲傷人也』的京調兒，弄得同棹的朋友都笑得一時合不上嘴來。

哈埠洋貨的價格與瀋陽相似，我買了一個普通的熱水壺，化了三圓五角。電影費却同上海差不多，最好的電影院，進去也只要一圓大洋。最可驚的物價，要算一圓的一杯刨冰，和二十五金盧布（每個盧布約合大洋一元九角三分）的二張六寸美術相片兒。那杯刨冰在松花江江邊的游泳場上喝的；相片是向一家俄國的上等照相館裏鬧的，價錢當然要比普通的貴些，但無論如何，决不會貴到如此地步！

哈爾濱的薪金於是比別處也高。譬如中學敎員，敎一點鐘書，便得四圓哈大洋。哈埠便宜的東西只有毛織物，但比別地也不便宜許多，一條普通的毛氈也得

化三十圓．

(四)松花江

哈爾濱是關外大商埠之一；因與俄境相近，故和俄國關係極深．有鐵路南至長春，西至滿洲里，東北至綏芬，交通四達，運輸利便，確是中國邊境一要地也！松花江蜿蜒曲折其間；更屬特致．松花江江面很寬闊，白浪滔滔，氣勢確很雄壯，夏天是避暑佳地，俄人因闢幾個游泳場於江邊．到哈爾濱的人總得到松花江一觀！我同友人均喜游泳，於是也去了．先用舢板渡至彼岸，那隻船又小又輕，花瓣樹葉般的浮漾於滾滾的波浪之上，飄飄然如淩波的仙舟，槳聲拍拍唱着溫柔的催眠歌，我們不禁沉醉了！軟洋洋，酥迷迷地覺到通體舒服．江風吹來，面上只感到涼爽，輕快．船駛到江中，只見兩岸如線，東西茫茫，如與天接．船到了彼岸，買票入了游泳場，又是一番情景了！咖啡店裏紅男綠女，都只穿着一件浴

衣，露着大腿，光着臂膀，喝着咖啡，歡譃談笑，神情飄灑而浪漫．江邊舖滿了又鬆又軟的黃沙，躺上去輕爽而痛快，彷彿臥在一條天鵝絨的氈褥上．因為人工的建築，近邊沒有波浪，也不激起白白的浪花．岸是平平的一片，水也明靜如鏡，走下去很涼快，有趣極了！飄浮游其中，好像撫摩着她的臉兒，親吻着她的香澤，依戀不忍復出．若不游得筋疲力乏，決不上岸．但岸上也很逗人啊！臥於沙地上，伸着疲倦的四肢，仰望着蔚藍的天幕，多有意思！溫和的陽光，一絲絲的射在我的身上，暖薰薰地恍若春日，不覺其為烈陽了．四周東一個，西一個，滿坐着——或躺着——綽約動人的游客——尤其是那些俄國女子．中國人很少，俄人笑着很注意我們，我們對他們也一笑．我們孩氣很重，相約作百米賽跑．我腳長，當然跑了第一．幾個俄國青年看到了，急來加入．他們的身子又高又大，腳力又健，我同他們一比，要差十米之多，使我益覺我們身體之需要多多鍛鍊．

松花江着實嫵媚，尤其是在炎夏，到游泳場裏去欣賞她的風姿，那是最聰明

的方法。來歐的同胞，路過哈爾濱時，切勿忘掉去領略她一番。

哈爾濱有那麼重要的地勢，那麼富庶的環境，又有這麼秀媚的風景，若能兢兢業業，好好經營，於國於民，爲利甚多。不然，二國（日俄）虎視眈眈於身旁，不爲猿攫，亦爲狗偷，國人其念之！

（五）西伯利亞道中

一種東西，無論好壞，黑白，苦樂，美醜……總得相互變易調和着，才有意思。耳聞目見，若老是那件東西，便難免感到單調，乏味，興趣厭倦，不快的情緒。你於是急想逃到另一個境界，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氣。城裏的闊少，每逢星期假日，坐着汽車到鄉下去兜圈子，野餐；鄉下的老百姓偶然有便，却喜歡坐了火車到城裏去逛馬路，看熱鬧，那就是爲着這個緣故。以前的皇帝吃着山珍海味，偶然嘗到一碟平常的菠菜，便讚歎無已，奉爲上品，親賜牠一個『紅嘴綠鸚鵡』

的雅號；第三階級的苦力，農民，老吃着蔬菜蘿蔔，却又歆羨那海參魚翅的貴品了，也是這個道理！

西伯利亞鐵路，兩邊都盡是廣漠的荒草，叢集的樹木．荒草盡，樹木來了；樹木不見，荒草又浮映在眼前了．有時森林中或舖着一片草地；草地上或綴着一簇樹木．但無論如何，總脫不了『草』『木』二種要素，草木——草木——草木！什麼都不見，只是草木而已！

道長一萬餘粁，車行六七日，整天價煤灰拂拂，輪聲軋軋，嗚聲嗚嗚，已足困人——尤其是對於那初遠行的孺子——而况窗外的景物又老是草木——草木乎？旅客的情懷當不難想見矣！有時人煙不見，茫茫的曠野中疾馳過幾匹高馬，馬上騎着僂背勒繮的野夫．他們那樣激昂豪壯的氣概，令人想起遼甯的胡匪，梁山泊的好漢．有時也會見到一羣閒牧着的牛馬，幾隻飛翔着的小鳥；或者遠處依稀隱約着淡山一線，草木中蜿蜒曲折着幾條綠水．但這是偶然又偶然的幸遇！而山

也不高，水也不長，鳥兒馬兒人兒一忽兒便馳過不見了。。。。。。！

路上每個車站，當然我可以下來閒蕩，呼吸一口新鮮空氣，但可惜俄國的車站半斤八兩，大同小異．看了也起厭倦而覺單調，和窗外無邊的草木一般．聳着肩，雙手叉在褲袋中，衣衫不整潔者，還是一班閒民．枯坐在自己的舖蓋上，衣服襤褸，靜待着火車者，還是那些鄉婦．包着頭，提着籃，出售麵包，雞子，牛奶等等者，還是那些販婦．站的這一邊依然是個雜貨舖，那一邊是取水處．站內還是一個食客擁擠，油味濃厚的食堂，和情形紊亂，灰煙臭臭的待客室．

西伯利亞道中所以眞是悶極了，除非你不到歐洲來，又除非你坐船到歐洲去，西伯利亞車中這一片無限的單調總會搜着你的，多帶書多買食品仍沒有用，最好是同知友或情人偕來，但這個方法我也不致擔保一定可以解除單調——途中只有一個倍克爾湖可以聊解枯懷，但火車沿着馳走，不過十點鐘，殆亦所謂『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十八)俄境中國人之一斑

中國人居留俄境者特多，有的是受了赤色政府的津貼，到那邊去受訓練；有的染着血紅的色彩，不能立足於中國，不得不逃之夭夭，躲避於那兒，作苟延殘喘之計．但大多數却因爲國內干戈頻興，民不聊生，與其束手待斃，還是冒險出國謀生，所以特地到俄國去做苦工．外蒙古與俄爲隣，移居俄國者更多，他們雖依舊穿着蒙古的服裝，却早受了俄國的陶冶而俄化了．據說中國人在俄國的分佈，愈東愈少，愈西愈多，莫斯科是集中點．這班中國的苦工，櫛風沐雨，飽經霜雪，拿一身的血汗，來換幾個盧布，作餬口之計．遠處異國，祖國的消息完全隔膜了！家中的音訊，有的也久不知了．無錢得做苦力，省下幾個錢，却又不能寄回家去，也不能帶到中國．蘇維埃政府的規律，俄國國幣，無論如何，均禁止運出國外——外款運進去當然可以．思念家鄉依戀祖國者若想回國，那除隨身的衣

服外，什麼都不能携走。中俄戰爭時，俄境內的同胞均被錮禁，直至戰事完結，才恢復自由。同樣的移民，外國人到中國來，特別受保護及優待，在本國原是遊民，到中國來便『像煞有介事』地做『太上皇』了！中國人到俄國去做工，却受如許虐待，事事受牽掣，若奴隸一般。我在西伯利亞車中碰到兩個同胞，他們是往莫斯科去的。在一小站，又遇見一個國人。萬里外相逢，分外親熱，問長道短，恍若舊識。前兩位是河北人，在俄經商呢絨。後一位是山東濟南人，他在俄國做工已有八年之久了，家裏五年來無音訊，國內的消息久已漠然不知了。他為人很和善，年紀不過三十左右；但額上已深刻着生命的波紋。他那消瘦的面龐上，雙顴微凸，眼睛黯淡地凹進去。他穿着一件深灰的舊大衣，裏邊是一襲變色的學生裝；頭禿着，不會戴帽兒——也許沒有帽兒。他手中提着一個小筐，裏面是四根洋葱，一顆白菜。他走路不快，說話慢而沈重，我在車站上遇見了，就同他招呼，談了一會，他問我：

『偺們中國現在情形怎樣？還在打仗嗎？』

我不願告訴他，也不忍告訴他，但看他那種渴望着的態度，默忖他那離國了八年的情懷，我責無旁貸，又不得不報告他一些祖國的消息．他聽着，低頭微微嘆息了一聲，我心中不禁也起了微漠的悲哀．

『你籃裏的東西，多少買的？』我故意轉題說，他的心坎口已累疊着許多生命的傷痕，我何必又將國內不快的音訊告訴他，重增他的悲痛呢？

『喔，這兒的東西眞貴！』他說，『四根洋葱化了十五個「古板」，那顆白菜需一個盧布（每個盧布約合大洋一圓九角三分，一百「古板」爲一盧布），怎能和偺們中國比？在北京——他不知道已改爲北平——這些東西化一吊錢就得了！』

『你每天能掙多少錢？』

『不過四個盧布，生活程度這麼高，僅能餬口而已．其實就是能省下錢，也

沒有用。」

「每天做幾點鐘工作？」

「八點鐘！」

…………　……

這時鈴聲已震，我便和他道別。

「再見！」他說。說了，還望着我不走。車開了，我憑窗探出頭去看他，他還向我招手呢！車走遠了，我才回身坐下，滔滔的思潮於是相繼而來了！真是白居易所謂：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更相識？」

南滿路上新見識

丁而漢

在下去年因事赴歐，曾草南滿車上一文，略述南滿鐵路的大概情形，曾載本刊。此次在下出國，途經滿鐵沿綫，自然又有一番新的見識，同時也有一番新的感想，拉雜記之如下：

我國客郵，固不始於日本；但是南滿沿綫的郵權旁落，委實是一件可以痛心的事！大概我們出門的人，背井離鄉，途中總愛寫點信札，報告行踪，聊以安慰親友。但是如在滿鐵各站，則得用日本郵票，否則不能投遞——鐵路附近三十里爲附屬地，由日本人管理——你想這是多麼不便，誰還帶日本郵花？明明在本國境內寄信，而不得不用外國郵票，這是一件何等可恥的事？聽說外部近有收回客郵之議，深爲額慶，望當局努力，以雪此恥。

南鐵又辦有一種鐵路電報，完全爲營業性質，各站都收發送遞。如果你由長春起程，去大連，而同時行李極多，希望友人能於到站時接你，那末你只要化三毛日本錢，打一個鐵路電報（用日文）。路局方面就會通知你那朋友，等你車到大連時，他就會到站接你。這種電報，既便宜，又便利；所以人人都愛打發；中國的電報就無形中損失不少。希望外交當局，於收回客郵時，也把南滿客電一併收回，爲國家增加歲入。

南鐵沿線的火車站，如瀋陽等處。因爲各路來去車輛極多，乘客們常有誤搭，所以路局特在公衆候車室，裝置一極大發音機，（形如留聲機的喇叭）報告一切。例如：某次車到時，牠就會發出聲音：『大連來的車來了，要上長春的客人可以預備了。』『這車停留五分鐘，慢慢的走，不要緊！』『停車在第三月台，要過橋去趁。』『去安東的客人，請再等一回，不必心急。』『上北京的可以買票了』『……』等等。總之牠宛如大海的燈塔，指示一班頭昏心急的旅客以一條

出路。縣外這些鄉下農民，得以很從容的上車下車，未始不是這個大喇叭的功勞。可惜說話的人是日本人，所以說中國話並不十分高明，有時像狗叫的不易聽出！關內火車站，據我所知——中國的大部份車站——並無此等設計，因之時有錯誤發生。我想如上海北站，應設一個，以報告一切，可以免掉旅客們的許多不便，也不必再遭路警或辦事人員的白眼了。

東北之行

水楚臣

記者這次因事到東北及平津一行，自上海出發，經過大連，營口，瀋陽，長春，濱江，再回瀋轉平津，由津浦路南下，到濟南轉青島回滬，爲期凡二月有餘；茲將沿途見聞，爲本刊所未載過者，拉雜記之，以當面談，但走馬看花，難免掛一漏萬，尙望讀者指正．

五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時乘奉天丸離滬，出吳淞口後，船向那渺茫無邊的海上前進了．而我心裏也茫然不知所適，因爲我要去的地方，從前都沒有到過，不知前途作何光景；對着那一起一落的波浪，兀自出神，正不知午飯時候已經到了．在船上除了幻想，看書，在甲板上散步外，就是睡覺．二十七日下午一時到青島，上岸去買了些食物，五時開船，二十八日下午一時半到大連．未進口前，我們

三等艙的華人須排在甲板上，受那醫生檢視一遍，有無疾病；三等艙的外人和頭二等的搭客，大概是決沒有毛病的，所以無用查視了。靠碼頭時，有幾個日人以及和日人一樣的華人，來詢問一切：『貴姓大名呀？來此何幹呀？住在那裏呀？』詳密得很。經過盤問後，搭客們都紛紛上岸，我於是也找了一個旅舍接客的，把行李都交給他，自己僱了馬車，直上旅舍。這在別處或者要不放心，然而在大連決沒有意外的。

當日傍晚，與該地友人于君僱車至公園，園的地位極好，面海環山，景色俊秀，佈置也很清麗，海邊有海水浴場和水族館，其最令人觸目者爲海面聳立的日人伯爵後籐新子的銅像，雄偉莊嚴，爲日人所認爲有功於南滿洲者；但是日人之所謂功臣，我們中國人對他有何感覺呢？

二十九日下午往遊老虎灘，在大連的南端，乘馬車直到山上。從上面望下去，只見海灘邊有無數礁石，凹凸奇形，怪狀可怖，海潮來時，激成水沫，奔騰而

上，一片銀色，此起彼落，湍急非常，而其聲呼呼，有如虎嘯，可謂奇觀。

大連尚有名勝很多，以事冗未能暢遊。市內馬路寬闊，街屋整齊，兩旁都種樹木，青翠碧綠，一望無際。電車都是雙軌，車身寬大，沒有頭二等的分別，無論遠近，一律日金五分，就是換車也不再取費。大連人口，日人要占三分之一弱，所以日本商店居大多數，而且一切景象也都是日本化了。最繁華的街道爲浪速町，白天也很清靜，一到夜間，則兩旁都密排各種小攤。華鐙初上，五色燦爛，粉白黛綠，炫奇爭妍，大有山陰道上的風光，熱鬧已極。另有一處爲華人聚居的地方，叫做西崗子，好像化外之地，一切的道路房屋居民等眞是一團糟糕。和大連市相比較，好像中世紀和二十世紀的區別。有人說日人有意留這一塊地丟我華人的臉，我以爲我們也應該問問我們自己。

大連是日人侵略我國的根據地，亦爲我國亡命之徒的聚會所，二國的浪人流瀣一氣，眞是無惡不作，一切娼妓烟賭莫不公開，其他的黑幕更無用說了。

五月三十日遊旅順・從大連到旅順，陸路距離約一百二十里・有火車或公共汽車，車票日金一圓，但到了那邊還要僱馬車・我們一行四人還是包一輛汽車合算・一天幾要日金十二圓，但中途可停放，到了那邊又不必另行僱車・上午十時出發，車行半小時後，都是山路了，蜿蜒曲折，行駛於崇山峻嶺間，另有一番景色・

龍王塘——車過老座山山洞後就到龍王塘，水源地就在那裏・大連自來水的水源乃來自山溪，這水源地就是積聚溪水的所在・在半山築了一個大壩，滿貯清水，深七十五尺，工程偉大，建築費需一百九十五萬日金・

車過白銀山山洞後，右傍崗巒，左臨大海・再行半小時，就到了旅順，我們一直到關東廳戰績紀念館門前下車・

戰績紀念館——門外置有大小砲車幾十尊，還有砲彈無數，都是日俄戰爭之役得自俄人者・大門內入口處的壁上，尚留有大砲所轟的大洞，和彈痕無數・陳

列室內都安放着當時所擄掠來的軍用品，壁上都懸掛着當時戰爭的景像和日軍將領的肖像。又有東三省地圖的大模型，表白當時包圍俄軍的陣勢。此外還有前清旅順都督衙門的大門板二扇，上面繪着很精緻的門神，以及李鴻章所監製的砲彈二枚。這都是日人誇耀戰績以儆世人的用意。東三省何地？旅順何地？我國人見之，其亦有動於中乎？

博物館——午飯後乘車到博物館，則巍然大廈！四周爲公園，很秀麗。購票入內，依陳列室的號數順次而觀，共二十多室。第二室中有『木乃伊』四具，二男一女一小孩，都發見於新疆高昌，爲一千三百年以前的屍體，尚完好無缺，鬚髮都全，肢幹偉大。但已乾癟如柴！其餘像古佛玉器古錢古瓷等，都得自北平，河南，陝西等處，都是大好寶物，不能自保，淪落於異國人的手裏。

白玉山和納骨祠社——乘車直上白玉山，先到招待室，簽名簿上，然後領了證劵，登所謂『表忠塔』。該塔建在山上，高凡十層，每層有二十七級，計二百

十八尺，豎立雲表，爲日人建以紀念日俄戰爭時的日方死難將士。登頂四眺，旅順全景，一覽無遺，岡巒起伏、海水環繞，的是要塞。塔之北爲納骨神社，乃幾萬戰士葬身之地，建築爲日本式，莊嚴雄偉。遊至此已日影西斜，倦鳥歸巢，乃乘原車返寓所。

六月二日下午從營口搭南滿車到瀋陽。日本站在城外，卽日人所稱爲南滿路附屬地，地方遼闊，市面繁盛。與日本站接連的地方叫商埠大馬路，卽南市場。尙有北市場，工業區等，都是中國地而且很熱鬧。城牆尙未拆除，莊嚴宏偉，爲南方所不經見。蓋奉天爲滿清未入關前建都的地方，後來就改爲陪都，所以有這種氣象。城內市政也很發達，馬路平坦，房屋高大。但近年來商業很蕭條，像中街一帶，竟有七八家的店面空着，城內東西兩個鐘樓都拆除了，聽說要造孫總理和張作霖的像，兩相對立，交通方面，也應有盡有，但電車只有大西門到日本站的一段，尙未普遍。

瀋陽生活費很高．我到的第二天到一家很大的理髮店去理髮，裏面一切都很講究．我想：『這個樣子，在上海六毛錢就行，這裏最多八毛罷！』完後我就給他一塊錢，滿以為還有幾毛錢找回來！不料他道：『還差四毛！先生！』真不能不使我駭異了！我只得再給他四毛．但是我想當我『洋盤』總不至於罷！

這裏的幣制，上海的中交鈔票尚能通用外，其餘都是奉票．不過奉票有『現洋票』和『非現洋票』（即不能兌現）的區別．現在通稱不兌現的『非現洋票』為奉票．一圓現洋票可換奉票六十圓．剛到這裏時，若聽說坐洋車要十二圓錢，洗澡要二十四圓錢，你切莫驚嚇，其實只有二毛四毛錢而已．但是我總不懂，奉票和現洋票都是東三省官銀號所發行的，為什麼一個可當現洋用，一個就不能？起初發行時何嘗不是一圓當一圓用的呢？如今六十圓一跌跌到一圓，其故何在？你看一百圓一張的奉票到處亂飛！當初老百姓都是實實在在的將一百圓雪白的現洋換得來的，現在只能當二圓一張，官銀號固然大發其財，可是老百姓變成乾血

嚇了！！！

十日晚搭八時四十五分車離瀋陽，十一日晨五時一刻到長春。長春位於吉林省的西面，爲南滿路的終點，中東路的起點，爲陸地交通的要道。日本地的頭道溝似覺熱鬧，但爲烟娼集合之所耳。中國地祗有商埠大馬路比較的爲繁盛之區。這條馬路還是去年新築成的。其餘都是泥路，一逢天雨，簡直不能行人；晴天則灰土飛揚，不能張目。當初我以爲長春也是一個大商埠，但是到了這裏却很失望，簡直毫無建設的成績。還有一件：這裏的駐軍不知是誰？軍紀極壞。據說馬車不敢到中國地去，要是空車去了，就得被『八大爺』白乘一天！雖然我未目睹，但我看那三五成羣的衣衫襤褸的兵士，不時的在街上打擾，其餘也可想而知了。

長春爲日本浪人集中之地，和那不知亡國恨的韓人狼狽爲奸。烟土賭博娼妓都是他們的生財大道。其餘明搶暗奪，霸占田地，毆斃人命，無所不爲，爲其俎上肉者當然是我國的老百姓，而我們所謂捍衛國土的叫化軍人，只有白乘馬車的

本領而已！

六月十三日搭夜車離長春，十二點零五分開行，天明八時到哈爾濱。哈爾濱為我國東北第一大商埠，素有『北方上海』的名稱。分道裏，道外二大埠。道裏從前為俄人所經營，現雖由我國收回，但一切市政，蕭規曹隨，仍脫不了俄國的氣象。中央大街一帶，都是俄國商店；華店，日店為數不少。房屋整潔，兩旁樹木蔥翠。街上行人，差不多外人居多數，直不像已是中國的地方。一到晚上，一對一對的俄國男女都出來散步了。粉白黛綠，照耀於燈光燦爛之下，景色異常華麗，這在中國任何地方所不大經見的。

道外則完全為中國景象，人烟稠密，街上喧囂非凡，一切建築雖也都很講究，然而講到清潔整齊，則遠不如道裏了。街道尙平坦，但兩旁的陰溝太不講究，僅用不整齊的木板舖在上面就算數，不特行路不便，而且還有失足之虞，這樣的不徹底，也算希罕！至於道裏道外的交通方面，則電車汽車等莫不應有盡有。電

車不論遠近總是五分．

凡到過南滿北滿者，對於日俄鐵道和車輛上的種種設備，莫不交口稱譽，又清潔，又富麗．他們的三等車，好比京滬路的二等車，北寧路的頭等車．（因為我這次赴洮搭的是頭等車，簡直與南滿路的三等車一樣．後來又化了五塊錢買一張睡舖，總算好一些，但比之中東路二等車的睡舖則又瞠乎其後了．）車掌和查票等對於旅客，均彬彬有禮．至於行車時刻的準確，站上設備的周到，更不用說了．我們在痛恨主權被侵之餘，私心又不禁自覺慚愧也．日俄既賴鐵路的勢力，侵略東省，觀其在附屬地內一切的經營，都是永久的計劃．我們要想收回已失的權利，除非大流血不可！請問國人有否這種準備？至於東省的人民，說也可憐，除了極少數有覺悟而又無實力的人士外，大半是一年辛苦到頭僅得一飽的窮人，其餘也都是渾渾噩噩馴良無匹的好百姓，任日人來也好，俄人來也好！若全國再沒有流血的決心和準備，單靠東三省的人民去抵禦強暴，像上次中俄戰役一樣，

只有坐以待斃而已！

精神

北游餘影

滄波

東北之行，沒有出發以前，原來準備在途中替『生活』寫一點稿子，那知這次旅行途中的忙亂，竟是當初所意想不到的。『生活』編者對我的根望，只有對他抱歉。現在回南也有半月光景了，這次一萬里路的遊程，應當在具體報告之外，先把零星的感想，獻給『生活』的讀者。

（一）

在今天的回想中，腦海裏印象最深的，第一件還算是海上的生活。我們這次從上海到大連，雖不過兩天兩夜的路程，然而海所給我的印象和感想，太深刻了；這種感想，在我每次的海程中幾乎相同，不過最近的一次，似乎對海的感情，

格外深切了．我常常感覺到新聞記者的職業，在某種觀點之下，眞是太不堪了！一天到晚管人家的閒是非，說許多不相干的廢話．猶還不如的要人，也沒法不去和他周旋；比什麼都齷齪的事件，也沒法不去討論．齷齪惡劣，本來是社會的本色呵，只有我們到了海上，我們的左右前後，除了我們親愛的伴侶，便是汪洋的碧波．我們在甲板上閒眺，非但見不到人的影子，連鳥的影子也不看見，見到的只是碧淨的天空，淡綠的海波．多幽默呵！多奇偉呵！多寂靜呵！這是『自然』眞眞的色相，這是人類最好的歸宿，惟有此種境界是給人類懺悔罪惡和檢查過去最好的場所．我到今天還幻想像反省院一類的機關，能建設在海上，那自然另陶溶之力，要比甚麼宣傳感化之力强得多哩．

（二）

在人類的回感中，歡場的滋味雖比別離的風光要好得多，然而講到印象，最

深刻的，決不是燈紅酒綠的歡場，乃是黯然銷魂的離別。像我們這次的旅行，到處來去匆匆，經過的離合聚散，自然也最多，所以在今天腦中的印象，輪埠車站握手惜別之情，實在遠過舞場盛筵中的豪情逸趣。我們這次所到的地方，心中最欣賞，最流連不能去的，要算是青島。青島市街上處處表現出整齊肅穆的空氣；青島的建築，亦時時給人一種幽靜偉大的感召。我們在提督大樓的露臺上佇足雖僅十分鐘，面山背海的光景真使我們不願走開。我們在青島雖然只停留兩個小時，可是同行的人沒有一人不讚賞，最可留戀的還是榊丸解纜的一刹那，那天碼頭上送別的人，特別來得多，各機關各團體幾乎全數參加，我自己與同伴中的朋友也有好幾個，我們上船的時候，已經在下午五時，我們上了船，送別的人多把紅綠紙條，整個的擲到甲板上，船上與岸上的人各執紙條之一端，在我們佇立的一角，幾乎被紅綠紙網布滿了，上船不到一刻，船上鳴鑼開船，船身開始移動了，因為初開時，船行極慢，所以岸上船上的紙線，密沉沉布着，好似這撩人情緒的

紅絲，已把將開的船鎮住了。舟行五分鐘方幾離岸，這時候岸上的軍樂聲，爆竹聲和歡呼聲，船上與岸上相繫的紙條，此時因船行較速，無論你載着多少情緒，怎擋得住汽機的震蕩，一條一條都裂斷在空中飄颺着，船愈走愈快，岸上的人影也愈離愈遠，不過手中高擎的帽子與狂揮的手帕，還依約看得出，無情的汽力，終究連一點影子也不給我們看見了。

（三）

我們的船走進膠州灣，到了青島，再駛出膠州灣向大連開行，海波雖然益加澄綠可愛，天空雖然益加靜淡無雲，海天的風物，固然十二分宜人，可是我們的心坎上，頓然覺到舊時的創痛在那裏作怪！唉！五月時節，走過膠澳海面，漸向渤海口岸進發，民族意識到了此時，如何按捺得住！這是我們國恥的發源地呵！這是二十一條件和甲午戰役的現身說法處呵！流連青島的情緒，和眷懷故國的悲

衰，到此一齊在心坎上拚發出來。做了今日的中國人，便是到了海闊天空的時光，也不許你有出世思想的。世界是煩惱的，出世是歡樂的，然而中國的人民，在今天還沒有到享受歡樂的時候，煩惱苦痛是我們分內應有的事，我們深信中國人要想享受歡樂，這沿着黃海的地帶，多少還應流幾次鮮血！這膠澳海岸和渤海門戶，更應是流血最多的地方！和平的代價本是鮮血換來的，沒有鮮血，那裏有和平？這是我個人到了大連，與在南滿路車中惟一的感想。講到大連，物質的建設當然不能說他不好，星個浦的勝景固然未始沒有欣賞的價值，大和旅館門前的廣場，也似乎有點雄偉的氣概，然而見到日本人日俄戰役及甲午戰役的忠魂碑，我們流覽風景的雅興千萬鼓不起來，眼前只覺得殺氣瀰漫，不知有所謂流連欣賞。

大連日本記者歡迎會席上，滿口親善攜手，眞不知從何處去應酬他們！

遊踪

每冊實價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編輯者　生活書店編譯所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三版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三七三〇號

